

# 革命奇僧曼殊上人

蔣君章

## 最傑出的藝術家

作者在中外雜誌寫百戰功高黃克強時，曾經提到克強先生在長沙明德學堂任教時的同事中，有一位教英文的同事蘇玄瑛，後來華興會成立時加盟的會員也有蘇玄瑛在內。又于右任先生在促進黨內團結而有廣州之行，曾在曼殊上人所遺畫集，題詩紀念，這位曼殊上人，便是蘇玄瑛。其實蘇玄瑛在長沙明德任教時，已經出家，法名就是曼殊，但在教員名冊中仍是俗家的姓名。他是一位詩僧，一位名畫家，同時也是一位名小說家。用今天的話來說，文藝家是當之而無愧的。可是他所往來的友人，都是清末的革命志士，他們工作，都與他們的革命事業有關。因此作者稱之為革命詩僧。

在清季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中，有三位方外人，都對革命運動，有很大的貢獻。這三位革命的方外人，一位是宗仰上人，是中國教育會的第一任會長，是上海革命運動的中心人物之一。另一位即曼殊上人，就是作者現在要介紹的詩僧。還有一位是西湖邊上月下老人祠的周和尚，生平如行雲流水不着痕跡，所交皆革命志士，陳英士先生領導江浙革命運動，在杭集會，必在周和尚處，作者要特別指出的，清朝入關以

後，厲行剃髮令，就是要把頭髮的四週剃了，把中間一個圓形的頭髮留起來，養成長長的一綹，編成辮子，同滿州人的髮式一樣。現在電視劇中所表現的滿頭頭髮裝一個假辮子，這還不是清代的髮式，不過略具形式而已。這個剃髮令，和我們原有的習慣不同，而且重違了古聖先賢的遺訓。我們原有的髮式，是把頭髮全部留起來，盤在頭頂作一髮結，用簪子把它束起來，略與今日道士的裝束相似。孝經上說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」因此，我們知識分子，對頭髮極爲愛護，要他們剃髮，那便是不孝，所以大家反抗這個命令。清軍下江南時，所遭的抗拒力極強，被殺死的人極多。清廷爲了要貫徹這個命令，特別授權給剃頭匠要他們把有頭髮的人一律剃去，如有抗拒，即可殺頭，故有「留頭不留髮、留髮不留頭」之諺。據說還是大漢奸洪承疇的建議：「生降死不降，俗降僧不降」，故一時民族志士，多遁入空門，爲僧爲道的，不在少數。宗仰上人之爲僧，殆卽爲此；不過曼殊上人之爲僧，却是環境關係，與宗仰上人似頗不同。

曼殊上人之環境，可以說淒涼之至。他的母親是日本人，名河合氏，他的父親是什麼人？那就成了謎。一般關於曼殊上人的父親是誰？有兩種不同的說法：一說是日本人，不詳其姓，但知其名，早死，生活困難，母親改嫁廣東旅日商人蘇姓，蘇氏本是曼殊日籍父親的好友。一說旅粵巨商蘇某以河合氏爲外室，曼殊就是他的親生兒子。自明代中葉以後，閩粵旅日商人，只要略有資金，常娶日女爲外室，這是極普通的情形。如鄭芝龍在日，娶田川氏爲外室，延平郡王鄭成功，就是鄭芝龍與田川氏所生之子，便是一例。

但現行的曼殊年譜則確認曼殊之父爲日人宗郎。前一說不爲無據，而後一說則有書爲證，但是這個問題，並不重要，而曼殊的血液中，有日人的血統，要無可疑。

## 曼殊上人大事記

爲了使讀者易於了解曼殊上人的一生事蹟，這裏先撮要的敘述他的繫年大事：

①光緒十年，西元一八八四年，曼殊生於日本的江戶，即今日的東京，祖忠郎，父宗郎，母河合氏，乳名三郎，本名宗之助。

②光緒十三年，四歲，初學繪畫，喜作僧裝。一相士見之，謂「是兒高抗，當逃禪，否則非壽徵也。」此殆爲後日曼殊出家之預言。

③光緒十四年，五歲，隨後父蘇某返粵，河合氏同行。易姓蘇，稱蘇三郎，學名玄瑛，字子穀。

④光緒十七年，八歲，母河合氏返日，託曼殊於乳媪，曼殊孤身一人，爲蘇家妻妾所歧視，惟異母兄則甚加照拂。

⑤光緒十八年，九歲，蘇家要曼殊至香港讀書，從西班牙牧師羅彌莊湘學歐洲文字及西方文學，如是者二年，是爲曼殊的西文奠定基礎。所謂歐文，當指英文而言。翌年，假父卒，曼殊之處境益爲艱苦。

⑥光緒二十一年，十二歲。是年，曼殊不見容於家，乃出家爲僧。其出家之地點，年譜稱「廣州長壽寺

，但陳去病則謂慧龍寺。曼殊與南社中人往來極密，陳說或得之於曼殊所言，似較可信。出家後，法名博經，號曼殊，曾坐關於博羅者三月，乃受戒於海雲寺。日後，曼殊自稱爲三戒俱足之僧，本此。

⑦光緒二十二年，十三歲，奉師命返日省母，肄業於東京上野美術學校，凡二年，所習乃爲西畫。

⑧光緒二十四年，十五歲，始學政治於早稻田大學。其時東京的革命知識分子留學於早大者甚多，曼殊與革命黨人來往，當始於此時無疑。但曼殊對於政治學無甚興趣，故成績不佳，先後三年，並無若何成就。

⑨光緒二十六年，十七歲。返回廣東，居法雲寺，深受住持之賞識，住持常住廣州，輒以糖果糕餅贈曼殊，後來，曼殊好食糖果，其習慣當在此時養成，曾自稱爲糖僧。

⑩光緒二十七年，十八歲，住持僧圓寂，師兄他往，曼殊甚孤寂，乃東渡日本。

⑪光緒二十八年，十九歲，學陸軍於成城學校，改名蘇溫，與江南劉季平相交甚得，成莫逆。劉爲南社重要分子，故得遍交南社中人，曼殊詩中常稱之劉三，卽季平也。在成城學校肄業八個月，不感興趣，遂離校。曼殊肄業成城之費用，由清駐日公使汪大燮所提供，其時曼殊已沃聞革命大義，不屑受清使支持，或爲其離成城的原因之一。

⑫光緒二十九年，二十歲，加入黃克強先生等發起的軍國民教育會，參加抗俄義勇隊。由此可知曼殊對成城肄業不感興趣之原因，非對軍事無興趣也。是年，曼殊返國，任長沙實業學堂講席；旋赴蘇州，

任吳中公學教授；又至上海，任國民日報翻譯，法人鴛俄所著的慘社會卽悲慘世界，卽於此時譯成。在長沙蘇州上海，與革命黨人往來極多。不久赴香港，舊日業師莊湘助以資斧，至曼谷學梵文。曼殊在長沙實業學堂授課時，閉戶整日不出，一日持杖着僧裝而出，一去不返，曾登衡山，弔屈原。在上海時，喜用燕子山僧爲筆名。

⑬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，二十一歲，主講曼谷書院青年會，並由遲至錫蘭，主講菩提寺，後歸嶺南。光緒三十一年，二十二歲，北遊南京，主講陸軍小學，與時任第三標總統的趙聲伯先相交，過從甚密。伯先時爲江南革命運動之中心人物，曾舉行北極閣演講會，爲當道所忌，曼殊亦著文，並遭忌，乃避往西湖，蔡哲夫云：「一日過靈隱岩，見一祝髮少年，石欄危坐，外雖雲納，內衣毳織貫頭，眉宇悲壯之氣逼人」，是在曼殊初遊西湖時之寫照，其豪邁脫略瀟灑，常如此。

⑭光緒三十二年，二十三歲。是年，曼殊的行蹤頗爲複雜。年譜首云：「元旦與劉申叔過馬關，鉢邏罕歸印度，續筒繪江干蕭寺圖贈別。」接下去，便說：「居長沙永福寺，主講明德學堂。」按馬關在日日本本州島的西部，亦名下關，卽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訂立中日和約之地，吳摯甫所題「傷心之地」便是。然則，「過馬關」，乃由日歸國。由此，可知上年曼殊曾赴日本，居留不久，卽與劉師培西歸耳。其主講明德學堂，卽與克強先生同事，並加入華興會之年。夏間至蕪湖，主講皖江中學，識鄧石如之

曾孫繩侯，繩侯所贈「廖落枯禪一紙書，欹斜淡墨渺愁予；酒家三日秦淮景，何處滄波覓曼殊？」卽在此年。居不久，卽東遊金陵，與陳獨秀同至日本，訪母不遇，初秋回蕪湖，八月至滬，九月遊西湖，返滬後，初住愛國女校，遷住八仙橋鼎吉里，皆滬上革命黨之機關部。是歲曾遊溫州，返滬度歲。我們從他的交遊中和行蹤中，他的遊，不是漫無目的遊，而是和革命運動有關。殆無可疑。梵文典一書八卷卽於是年完成，首卷開始在天義報第六卷發表，當時有「條例彰明，得未曾有」之稱。

⑯光緒三十四年，二十五歲，正月復赴日本省母，因病入橫濱醫院。欲入真宗大學習梵文，未果。譯阿輸迦五表彰釋迦誕生處碑，出版文學因緣。撰嶺海幽光錄與海濱遐跡記，發表於民報。八月，還上海，旋遊西湖，九月遊金陵，主講祇垣精舍，與佛學權威楊仁山遊。十二月回日本。南京的祇垣精舍，是由陳伯嚴與楊仁山創辦的。由此，可知曼殊的佛學根柢之深。此次在日，約留年餘。

⑰宣統二年，二十七歲。先至爪哇，後至印度，與法侶二三人居芒碯山寺，日食鮮菓五、六十枚，因得腸疾，自謂去道尚遠，仍難不食烟火食。在爪哇時曾患咯血病，足證其健康已有問題。

⑱宣統三年，二十八歲，自印度歸廣州，與嶺南詩人黃晦聞與蔡哲夫遊，哲夫卽蔡寒瓊，時曼殊鬚長尺餘，舊友幾不相識。留廣雅書院，一醉而去。旋經上海至日本，初見舊著潮音一卷問世。不久，又至爪哇，主講惹班中華會館，譯燕子箋舊稿爲英文，歲底又歸上海。

⑲民國元年，二十九歲。元旦，與張繼遊西湖，曾至紀念革命女傑秋瑾之秋社。歸上海後，主太平洋報

筆政，撰南洋話與馮春航談。三月間，復至日本，斷雁零鴻記成，始陸續發表。四月上旬，回上海，欲重譯茶花女遺事，未成。五月初，又至日本，留居至九月中旬返滬。十一月，赴安慶，主講安徽高等學堂，歲暮，返上海度歲。茶花女遺事，本爲法國名小說家小仲馬之原作，有英日等譯文，我國最早翻譯此書者爲林琴南（冷紅生），林氏不通外文，由人口譯而由林氏錄之，出之以桐城派文，典雅可頌，但與原作頗有出入。故曼殊欲重譯之，惜未如願，引以爲憾。

⑳ 民國二年，三十歲。正月偕張卓身至杭州，寓孤山之西湖圖書館。其後往來上海與安慶間，撰燕子龕隨筆，發表於生活日報，並撰燕影劇談。五月間，曾在蘇州，主滾繡坊鄭氏館。曼殊自撰的絳紗記，曾云：「聞酒販言，有廣東人流落可歎者，依鄭氏處館度日，其人頗有瘋病，能日食酥糖三十包。」蓋其自述也。體本弱，又適性濫食，焉得不病。是年冬，至日本醫病，謂中國食物，過於油膩，不如日本之清淡。實則中國何常無清淡之食物，要在食用者之自己節制耳。曼殊不守僧人飲食清規，酒食任性使用，爲其致病之由，但不能自省。

㉑ 民國三年，三十一歲，在日本治腸病，癒後，著天涯紅淚記，發表於民國雜誌，是即中華革命黨創辦而由戴季陶主編的黨性刊物。並刪訂燕子龕隨筆而重行發表，撰雙秤記與漢英三味集。行蹤所至，有國府津、熱海、橫濱、羽田、妙兒島、千葉海邊、西京等地，謂頗得江行之樂，蓋仍以屈原自擬。一度專攻三論宗。在東京，貪口腹之慾如故，曾食生薑炒鷄三大碟，蝦仁炒麵，一口氣吃了五個蘋果，

並自嘆不能西歸，食中秋月餅爲憾。其任性於飲食，出於天賦的幽憂。在東京與居正往來甚密，曾同住一寓。

②② 民國四年，三十二歲。在日本，撰三次革命軍題詞，刊布絳紗記於章行嚴主編之甲寅雜誌。喜食蓮子八寶粥，以往來過遠爲憾。腸胃病仍劇。兩日一小便，五日一大便，可知嚴重之一般。曼殊身雖在日，而無時不念故國，如三年八月與鄧孟頌書，有「每念天涯數子，不覺淚下」之語，四年五月與柳亞子書，有「鸞（曼殊曾以曼鸞爲筆名，此作樂非是）以匈奴未愈，還國之期，仍未定也」之語，都是例子。匈奴，當是肺病，按曼殊曾咯血，此時當又發。由於他時念國內的契友與食品，故是年終於返國。

②③ 民國五年，三十三歲。返國後首至青島，訪居正於烟台，時居氏正奉 國父之命，治軍於烟台，策動東北及山東的討袁起義，而且有相當的成功，曾遊勞山，以體力不濟爲苦，可知其病體尚未復原。旋回滬，在 國父環龍路的住宅小住。又遊西湖，住秋社等處。撰碎簪記與人鬼記等書，碎簪記發表於陳獨秀主編之新青年雜誌。人鬼記則爲書商所迫寫，時曼殊之小說，已爲社會人士所歡迎，故書商百計以求之。在西湖，曾在放鶴亭畔，要一婦人製布衲，以十元付之，猶問足否？婦人謂不需如此多金，欲却之，曼殊則不顧而去，蓋具有救貧之意。回上海度歲，時過高君曼家，爲備糖果、栗子等物，要索八寶飯，此爲曼殊最喜歡之食品，當謂東京之八寶飯，遠遜於中國之所製。其任性貪食，一如往



昔。

②民國六年，三十四歲，正月又遊西湖，匝月返滬，時與伶人小如意與楊月樓等往來。初住於霞飛路寶康里，後住新民里，與 總統蔣公及陳果夫等同住。夏間病發，住霞飛路醫院，冬季則病甚劇，住海寧醫院，甚困窘，以衣服典當爲藥資，按是年，曼殊曾至日本，在閏二月間，曾與柳亞子書，謂：「十四日可達東京，家居數日，侍母遊箱根」之語，在日月餘，在陳英士歸葬碧浪湖之前返滬。曾謂柳亞子：「邑廟新開商場極絢爛，願求舊時担錫粥者不可得，大商壟斷之術工，而細民生計盡矣。」其憫人之情，溢於言表了。

③民國七年，三十五歲。仍住海寧醫院，腸胃病加劇，日瀉五、六次。醫謂夏間可癒，曼殊則惟託天命。二月間，遷廣慈醫院，三月二十二日卒不起。其最後遺言：惟念東瀛老母，一切有情，都無罣礙。既卒，友人檢視其行囊，所存以脂盒香囊爲多。蓋曼殊爲一多情人，風度翩翩，儀容秀麗，故女子樂於交遊而願委身相待者甚多。但曼殊雖不辭此等酬酢，但至最後關頭，則絕裾而去，自謂係三戒俱足之僧，不宜墮入紅塵，其持身自有節度，所謂「大德不逾閑，小德出入可也者」便是。

## 曼殊上人身世之謎

我們從曼殊上人上述的事蹟來看，可知其人聰明極頂，落拓不拘，對文藝之所好，殆爲天賦。故其所

能之外文甚多，對中文之造詣殊深，對賦詩與繪畫，無一不臻上品，但是精心研究的時間似都不久，由此可知其天分之高，但對政治與軍事，雖曾努力，均無成就，與人交遊，絕口不談政治，但其所交往，不是第一流的名文學家，便是第一流的佛學家，而與革命志士往來尤多，而且交誼特深。他的著作或譯述，多半發表於革命報刊。依作者的觀察，他以極悲涼淒愴的身世，一腔熱忱，都發洩於同情心與拯濟心中，復與佛家悲天憫人的學術思想相結合，益以所見所聞，形成了他內心的幽憂。他對朋友的誠摯，對其所接觸的女友之纏綿，對飲食之任性，都和上述環境有關。

曼殊的朋友，都知道他不談政治，但曼殊真的對政治毫無興趣嗎？那又未必盡然。他寫過三次革命釋詞，這分明是一篇革命性的文章。他對於西方文人，特別崇拜但丁與拜倫，但丁是文藝復興運動的推動者，對義大利的統一和以後的政治影響甚大。拜倫是英國浪漫派的著名詩人，他熱心於希臘文化，希臘獨立運動，他親往參加；卒死於難。他對於這兩位詩人特別崇敬，曼殊詩所謂：「丹頓拜倫是我師」者便是，丹頓乃但丁之異譯。他第一部譯作是羣俄的慘社會，是描寫日法國專制時代君王淫威之下的社會悲慘狀況，他對於上海城隍廟新商場之建立，使舊日負販爲生之苦力小商人無以爲生，寄以深切的同情。凡此，都足以說明曼殊對政治並非沒有興趣。但他所沒有興趣者，是做官。如他所交往的革命黨人，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後，成爲達官顯宦者甚多，但他從不一顧，甚至連他向所留戀的南京名勝故跡，亦不再遊。由此，可知曼殊之與革命黨人交往，並參加革命黨之文化宣傳運動，是基於上述的同情心，而不是有什麼

目的。試想以方外人而學政治、學軍事，參加革命運動，豈無所謂而然？可是在革命有了成果，他却毫無所謂的依舊過他的行腳生活。其高風亮節，由此可知。

曼殊初期身世，世人本無所知，所以能略知一二者，是由於他所著的小說，他的小說之取材，大體上可以分爲下列幾方面：其一，是他自己親身的所歷，一一託諸小說家言，而加以想像或推理；其二，他所接觸的社會事物；其三，外國文藝作品的參酌與應用。但小說中關於曼殊身世之描寫，其中不免有想像或誇大之辭。如對其日本家庭之陳述，便有許多可以研究的地方。

敘述曼殊身世較詳者爲飛錫的潮音跋，其創作小說斷雁零鴻記等作品中，多曼殊自道其身世之文。飛錫是什麼人？世無知之者，據柳亞子的推論，是曼殊自己所作而託其名爲飛錫。柳亞子是從潮音跋出版於辛亥，跋言是歲爲曼殊二十八歲。其推論是有根據的。潮音跋中有這樣幾句話：「曼殊闍黎，始名宗之助，自幼失怙，多病，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長於江戶。……余與闍黎爲遠親，猶念兒時與闍黎隨其王父忠郎，弄艇投竿於溪岸海角，或肥馬輕裘與共。」斷雁零鴻記中也有下列一段話，那是託名於乳媪的口氣說的：「常聞之夫人（按即河合氏）：爾呱呱墮地無幾時，卽生父見背。爾生父宗郎，舊爲江戶名族，生平肝胆照人，爲里黨所推。」從兩段話來看，可知曼殊的生父是江戶的大戶人家，但何以不書其父姓，而只書其父名？何以一個大戶人家的兒子，家人不顧他的生下來的兒子，任其從母親照顧？這是情理上無法說得通的。因此，忠郎、宗郎等人，是不是真有其人，值得懷疑。進一步說：大戶人家的兒子，尚在髫齡之年，

卽任人攜以離日，而毫無交涉？這又是一件講不通的事。乳媪又言：「爾父執（按係指蘇某）爲人誠實，恆念爾生父於彼有恩，視爾猶如己出。」這又是一種託辭。如果河合氏真的先嫁了忠郎，則對蘇某是改嫁，富有中國傳統思想的曼殊，諱言母親再嫁。若逕言是蘇某在日本的外室，也不是體面的事，故亦諱言，乃託以飛錫與乳媪之言以自解。若依潮音跋，則曼殊純爲日本人，蘇家對他也沒有恩誼可言，何對我國如此眷戀？曼殊自云：「遭逢身世，有難言之痛」，這纔是實話。章太炎爲曼殊至友之一，他的曼殊遺畫弁言云：「父廣州產，商於日本，娶日本女而得子穀」，這樣便什麼都說得通了。蘇歸，攜曼殊母子同返，河合氏以不容於蘇氏大婦而東歸日本，無法與曼殊同去，便是爲了曼殊非日人之故。作者辯明曼殊的身世，非對曼殊不敬，而是爲了使讀者明白真相。宋范文正公仲淹，家貧，父死，母改嫁朱氏，仲淹同去，苦學而一舉成名，仕途得意，乃迎母歸養，世多稱之。曼殊實達人，實不必多此迂迴曲折的辯解。

章太炎稱蘇氏爲廣州產，亦須解釋。蘇實香山，香山爲廣府之縣，故作此語。蘇氏爲香山大族，蘇在納河合氏時，原籍已有妻妾，且已生子。故河合氏母子至香山，深爲大婦所不喜。河合氏住香山三年，終不容於蘇氏之大婦，乃返日本，而託曼殊於乳媪。其族人以曼殊爲異類，都排斥之。幸父尙健在，乃遣至香港就讀。二年而父死，資斧告絕。河合氏自日本寄錢，接濟曼殊，亦被乾沒。於是曼殊生活陷於絕境。蘇氏家人並造謠言，謂河合氏已葬身魚腹。掙扎二年，無以爲生，乃出家爲沙門。潮音跋，謂其四歲好作僧裝，相面人謂：「是兒高亢，當逃禪，否則非壽徵也。」當也是曼殊的託詞，一若其爲僧乃宿命所註

定；但曼殊享年僅三十六歲，逃禪也僅能中壽，宿命論不能掩飾曼殊的託辭。蘇家對曼殊如此絕情，對他的只有一個「義兄」（按當爲同父異母兄）。因此，曼殊後來雖屢至香港與嶺南，但從不一至蘇家，蘇家的人也視曼殊爲陌路人，只有義兄蘇某曾至上海一探曼殊而已。

曼殊曾住 蔣介石的上海公館，程演生的曼殊軼事與陳果夫的曼殊大師軼事，均載此事，程演生云：「秋間，余遊粵西，……臨行把別，曼殊言蔣夫人甚賢，可以託足」，其時尙住程演生的盧家灣家中。演生將離家，不便久居，故作此語，使程演生不致憂曼殊託足無所歟？時曼殊已患病，故葉楚傖、鄧孟碩時時探望之。陳果夫云：「一直到民國六年的夏天，蔣介石先生說起蘇先生在上海生病，進霞飛路某醫院，並且託我送些錢去，因此我得與蘇先生再見的機會。先生生的是胃病，在醫院裏很苦，蔣先生乃請其到新民里十一號來住，我本來也因爲陪英士叔之次子甘夫弟養病，所以也住在那裏。」由此，可知程演生赴粵西後的不久，卽進醫院，但囊金已盡，故以典當衣物度生。故曼殊大師軼事所說的「在醫院裏很苦」，這個苦一是生病的苦，二是經濟困難的苦。故 蔣公送錢給他，仍不能解決他的困難，乃邀其住進 蔣公館，曼殊原有此意，大概仍有些不好意思， 蔣公邀之，正合曼殊之意。由此，可知 蔣公很同情曼殊的。曼殊軼事又云：「仲冬，余歸滬，曼殊已移入海寧醫院。余走訪，曼殊出當票多張囑贖。時余苦金盡，竟未能相助，僅致鮮果數次，既而余北行，曼殊又託余帶一函與仲甫與蔡子民，欲得一部費留學義大利習畫事。」由此，可知曼殊此時已甚貧困，但猶不忘藝事之求進步。所謂仲甫卽陳獨秀，時任北京大學文科

學長，相當於今日的文學院院長，蔡子民即蔡元培，時任北京大學校長。

## 愛國革命謹守出家規律

曼殊不談政治，亦不與官場中人往來，不僅守佛門之遺規，且尤慨乎當時之風氣。實際上他是充滿着悲天憫人的熱情，不談政治，而實非常關切政治，此可在遺著中見之。

關於佛教、廟產與佛教徒的生活狀況以及一般官場與社會知識分子之生活，曼殊上人曾經發表過兩篇文章：一篇的題目做告十方佛弟子啓，另一篇的題目叫告宰官白衣啓。在第一篇文章裏，有下面的一段話：「夫世尊制法，王賊並稱。因武帝初年信佛，道安說法，命帝席地聽之，又設食會席，帝自辭曰：法師不宜與賊臣同席，即勅將來。此則王賊同言，末世猶知其義。至於沙門拜俗，禮所宜絕，遠公以來，持之久矣。宋世始有稱臣之法；清代始有拜帝之儀。斯皆僭衆自污，非他能強。及至今日，宰官當前，跪拜惟謹；檀在在日，歸命爲依；乃至刑同戒錄者，有戒元、戒魁等名。依附俗科，尤可鄙笑。夫儒俗逸民，尙有不臣天子；白蓮邪教，且能睥睨貴游；何意聖教衰微，反出二流之下？……」

從這一段話中，我們可以理解曼殊對出家人之附勢趨炎，是何等的痛心疾首！這是曼殊不與官場中人往來的基本因素。所以在那篇文章中又說：「仁者弘教，當視勢利如火坑矣。……今者對治之方，宜斷三事：一者禮懺，二者付法，三者趨炎。第一斷者，無叛法者；第二斷者，無諍訟者；第三斷者，無猥鄙者

世人往往責曼殊爲僧，不知誦經禮懺，而不知此正爲曼殊所惡者，曼殊乃一研究佛學之僧人，而非誦經禮懺以博取金錢之俗僧。

又云：「佛制小乘食三淨肉，大乘則一切禁絕。至夫室家親呢，大小俱遮，若犯此者，卽與俗人無異。出家菩薩，臨機權化，他戒許開戒，獨於色欲有禁。……日餐血肉而說慈悲，不斷淫根而言清淨，螺音狗行，無過此矣。況其誑語利人，修無實用，徒有附會豪家，佞諛權勢，外取兼濟之名，內懷貪忮之實，縱其小善，亦市估所能爲，何待繇流，曲爲挹注。以此宣揚佛法，祇令門風墮地，比迹倡優而已。然情慾奔馳，易如流瀑，波旬旣現，易引垢心，……」此非並未專指何人何事，但佛門弟子犯此者實多，故曼殊痛加貶責，稱之爲「螺音狗行」誠可謂慨乎言之了。觀乎此，可知曼殊雖風流倜儻，在脂粉隊中打滾，但一言婚嫁，則絕裾而去，絕不犯色，此情乃所謂真情！

曼殊對當時政風士習，鍼砭殊多，此在告宰官白衣啓中，曾痛加斥責。如云：「夫法律爲官司所應習，文學乃士夫所當知。方今長吏，書簿期會，尙待幕僚，問以科條，十不知一。清丈易了，而云難於測量；戶口易知，而云繁於數典；其有納資起家者，門丁婢媵，錯雜其間，訴訟在，前且難卒讀，條教自下，猶不周知，……能無愧乎。」又云：「新學諸生，益爲膚受，國粹已失，外學未通，偶涉波濤，便譚法政，不分五穀，遽說農商，及其含毫作奏，文句不嫻，侏離難斷。」又云：「國無政治，理不永存。」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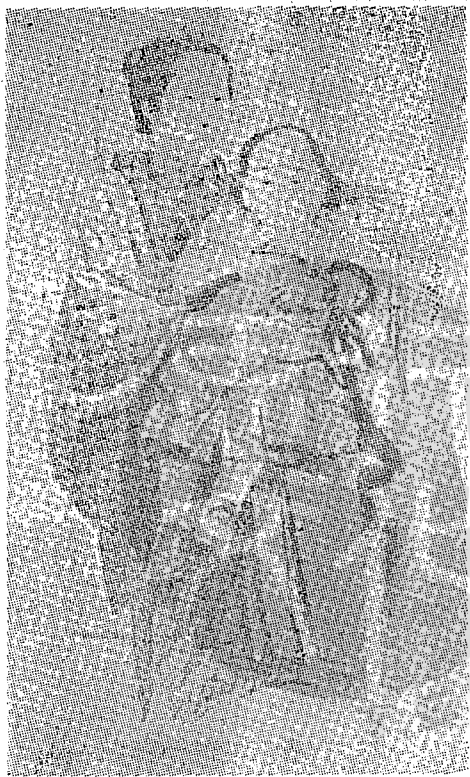
云「戊戌之變，僉王在朝」。凡此種種，都是當時政風士風之一般，曼殊俱有深刻之瞭解，孰謂曼殊不關心政治哉！政治腐敗，社會風氣敗壞，非革命無以求改進，所以曼殊之對康梁新政，初寄同情，但他所同情的康黨中人，只有一個譚嗣同。他寫過介紹譚嗣同的文章而加以讚揚，見下。

曼殊上人非常愛國，認為學習國文，即使是僧人，也當學習國文。他在爪哇時，對我僑胞之不知國文，深為慨嘆。他的南洋話一文中，有下列一段話：「……爪哇者即佛國記所云耶婆堤是，法顯經此時，國人足跡，尙未至也。唐宋以後，我先人以一往無前之概，航海而南，餐風宿雨，闢有蠻荒。……迺至今日，華僑人數，即爪哇一島而論，既達三十餘萬，蔚為大國矣。誰知荷人蠶食南洋，三百年來，利我華人之不識不知，施以重重壓制。江河之役，復糜我先人血肉殆盡；今子孫雖不肖，猶未付之淡忘。乃開春中華民國甫成，而荷人又以淫威戮我華胄，辱我國旗。嗚呼，荷蘭者，真我國人九世之仇也。今者當道羣公，已與荷蘭辦嚴重交涉，……唯衲更有願望於羣公者，即非廢除一切苛則弗休也。復此，當重訂商約，遣艦游弋，護我商民，分派學人，強迫教育，使賣菜傭俱有六朝烟水氣，則人誰其侮我者。」

我們讀了上述的文字，應該理解曼殊上人是何等愛國、愛僑胞，同情我僑胞們的被虐殺。按曼殊所說「荷人又以淫威戮我華胄」，係指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之泗水虐殺僑胞事件，國父令外交總長王寵惠與北京外交部聯合抗爭，而北京外部則淡然處之，北京惡政府之作風如此，可為浩嘆，此其所以必須打倒也。曼殊遺文中，政治色彩最濃厚者，當為討袁宣言。文云：「昔者希臘獨立戰爭時，英吉利詩人拜倫投



身戎行以助之，爲詩勵之，復從而弔之。……嗚呼衲等臨瞻故國，可勝愴惻！自民國創造，獨夫袁氏，作孽作惡，迄今一年，擅屠操刀，殺人如草，幽冀冤鬼，無帝可訴。諸生平等，殺人者抵，人討未伸，天殛不遑。況辱國失地，蒙邊夷亡，四維不張，奸回充斥。上窮碧落，下極黃泉。新造共和，固不知今真安在也？獨夫禍心愈固，天道愈晦



革命詩僧曼殊上人幼年時代在其乳母懷抱中留影。

雷霆之威，震震斯發；普國以內，同啓伐罪之師，衲等雖托身世外，然家國興亡，豈無責耶；今直告爾：甘爲元凶，不惜兵連禍亟，塗炭生靈，卽衲等以言善習靜爲懷，亦將起而捩爾之魄，爾諦聽之！」

這是曼殊聯合同道所發之宣言，由此，可知曼殊不僅參加推翻滿清之役的革命，並且還參加討袁革命，我們從他在

東京與中華革命黨同志來往之密與在滬會住 國父寓所與中華革命黨機關部等事參證，並且還特至烟台訪居正，可以說明他對討袁革命之如何努力了。

土人遺文中，還有一篇「嗚呼廣東人」，把一部分廣東人的不知愛國，反而媚外，指責得淋漓盡致。摘錄數段如下：

「……吾聞之外國人與外省人來說，中國不亡則已，一亡必亡於廣東人手。我想這般說，我廣東人何其這樣該死！……我想中國二十一行省，風氣開得最早的，莫如我廣東。我廣東濱外海，交通便利，中外通商以來，……華洋雜處，把幾分國粹的性質，陶溶下來，所以大大地博了一個開通的名氣。這個名氣，還是我廣東的福呢？還是我廣東的禍呢？據我看來，一定是我廣東絕大的禍了。開通二字，是要曉得祖國的危亡，外力的危迫，我們必要看外國內國的情勢，外種內種逼處的情形，然後認定我們的位臵。無論其手段如何，根本二字，萬萬是逃不過，斷沒有無根本的樹子，可以發生枝葉的。依這樣講，印在我廣東人身上，又是個甚麼樣兒？……」

「我講一件故事，給諸位聽聽：香港英人，曾經倡立維多利亞紀念碑，並募恤南非戰士之死者二事。我廣東人捐款，皆數十萬，比英人捐的還多數倍。……所以這樣兒的人，已經不是我廣東人了。……」

「我看他不像廣東人，他偏不願做廣東人，把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棄市（原文），去搖尾乞憐，當那大英、大法等國的奴隸，並且仗着自己是大英、大法等國的奴隸，來欺虐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！……」

「我久居日本，每聞我廣東人入日本籍者，年多一年。且日本收歸化順民，須富商積財者，方准其入歸化籍。故而廣東人旅居橫濱有資，神戶、長崎、大阪等處以商起家者，皆入日本籍以求其保護，而誑騙欺虐我同胞。……」

曼殊此文，頗有以偏概全之譏。但作者引此一文之目的，絕無對廣東人的愛國精神，有何懷疑，而是要讀者注意下列幾點：其一，曼殊的作品，常用白話文，早在胡適之等倡導白話文之前；其二，曼殊的愛國思想，在此文中表現得最爲清楚；其三，他對開通二字的解釋和根本二字解釋，含義甚精，迄今仍值得我們青年學子注意；其四，近時留美學生，常以取得美國國籍爲榮，讀曼殊此文，當可深省。

### 不着痕跡的革命宣傳家

曼殊對革命的貢獻，不是馳聘於疆場，而是以筆桿爲槍枝，宣揚抗清的節義或介紹外國的革命史實，發人深省。他從不作正面口號式的宣傳，故不着宣傳痕跡，收效較一般正面宣傳爲大。

曼殊遺文中，有嶺海幽光錄一文，前面一段，是自序的性質，略云：「我粵濱海之南，亡國之際，人心尚古，苦節堅貞，發揚馨烈，雄才瑰意，智勇過人。余每於殘籍中見之，隨即鈔錄，古國幽光，寧容沈晦？……船山有言：才俗相率而爲僞者，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。吾亦欲於古人可誦之詩，可讀之書，相爲挾洽而潛移其氣，自有見其本心之日味者，足亦可以悔矣。」由此，可見其撰述嶺海幽光錄之用意。

嶺海幽光錄中所錄之「苦節堅貞、發揚馨烈、雄才瑰意、智勇過人」的人物，有僧祖心、零丁山人、蹇帷烈女、增城吳生之未婚妻、乩仙蘇氏、番禺李氏女、益陽王妃、王桂卿、張家玉、陳邦彥、李元蔭、陳子壯、屈大鈞、天濼街女、聶娘等，茲介紹數則如下：

1. 僧祖心，博羅人，禮部尚書韓文恪公長子，有康濟天下之心，年二十六，出家爲僧，寄居羅浮廬山甚久。其遁跡空門時，蓋已有國破家亡之痛。福王由崧卽位於南京時，曾至金陵，意欲有所獻替，時乙酉年，清爲順治二年，西元則爲一六四四年。南京被陷，親見士大夫壯烈死難，作私史，被搜獲，酷刑甚慘，凡所交遊，絕不言及。發戍藩陽，歌哭無常，賦詩數百首，皆國破家亡的傷心之作，兄弟弟婦等皆死難，可謂一門忠烈，而祖心則以不能隨父於地下爲憾，其詩名曰「剩詩」，傳世不多，其一云：「人鬼不容髮，安能復遲遲；努力事前路，不爲兒女悲」。有句又云：「地上反淹淹，地下多生氣」，其悲憤可知。

2. 零丁山人，姓李，名正，番禺秀才。順治三年城破，父死難，山人逃禪，自稱今日僧，遷居零丁山，經常高歌文天祥正氣歌，歌罷而哭，哭罷復歌。零丁洋近厝門，屢欲投死。惟念生尙可以輔君，乃易服而返。喜閉戶獨居，或窺之，則去髮爲束而焚之，謂：「以髮還諸父母，全歸之未能，故傷之耳。」每飲酒至酣，高歌痛哭，以洩胸中之憤懣。有句云：「身當病後哀歌短，家自亡來骨肉輕」；「多病一身堪久客，故園諸弟尙重圍」；「夜夜哀魂同夢父，年年孤影愧稱兄」。其悲痛爲何如耶！三十七歲，鬱鬱而死。

3. 吳氏未婚妻，增城湛氏女，受聘於吳氏。及笄，廣州城陷，投井死，吳氏子迎喪以歸。屈翁山爲作琴操云：

嗚呼嘻，井之陰陰兮，美以魂嫁猶不沉兮；匪一日之沉兮，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。  
。謝君之友兮，以禮而合幽冥之琴瑟兮。

4. 益陽王妃殉節，順治四年，明室益陽王遇害，其妃美，清兵欲妻之。妃要求棺葬其夫，盡哀而後嫁。兵出買棺，妃在衣中置小刀數十，刃皆向外。及殮，出葬北山。兵欲犯之。妃大罵，兵怒，抱持甚緊，被傷數十處，滿身血流而倒地，妃自殺。

5. 張家玉，東莞人，崇禎時進士，進翰林院庶吉士。甲申，李闖破京師，家玉被俘，罵賊不屈，聲巨辭辯，賊異之，謂「吾殺此曹多矣，臨死嘶戰，不能作一語，未有若此人者。」乃釋之，乘間走南京，不能留，乃至錢塘，與鄭鴻遠等擁立唐王聿鍵於福州。旋與鄭采部守邵武。家玉獨率軍至廣信，連戰皆捷，遂解福州之圍。鄭彩者鄭芝龍之族人，芝龍有降清意，故與家玉議戰守，不洽。家玉乃至廣東鎮平，曉諭山賊，得精壯萬人，而清軍已至上杭，兵心已解。會遭大父喪，還東莞，而清軍已陷廣州。巡撫佟養甲素聞家玉聲譽，乃遣其同科進士張元琳召之。家玉衣冠出見，責張元琳以大義。張歸報，仍以書招之。家玉覆書曰：「孔門高弟，太祖孤臣，如玉其人，安可以不賢之招之乎？生殺榮辱，惟公命。」旋與何不凡等起兵，襲東莞城，執其新令，所至響應。會清軍至，家玉兵敗，走西鄉，而其祖母、母、妹等俱赴水死，

妻被執，斷股而死。家玉在西鄉，得衆二千餘人，屢襲東莞不克，視其家，則被殺殆盡，連祖墓也被發掘，拜哭而去，西鄉旋被破，乃走鐵岡，得數千人；續走十五嶺，又得三千餘人，攻克龍門縣，進攻博平、長寧、連平，皆捷，又增兵力萬餘人。乃分其衆爲龍、虎、犀、象四營，進佔增城。李成棟圍之，相持十日，力盡，哭別餘衆，投野塘而死。年三十三歲。死時，懷隆武帝所賜之銀章，上鐫「正大光明」四字，這便是家玉的人格。所乘黃馬，自躑於谿水而死，義哉此馬！眞使恬不知恥而甘爲虎俵之漢奸羞死！

6. 陳邦彥，順德人。福王卽位南京時，上政要三十三條，爲權奸所抑，不用。唐王見而壯之，故至閩授官，使監廣西狼兵。甫至嶺上，而福州陷，勸蘇觀生退保惠潮，不從。時丁魁楚等擁立永明王於肇慶。丁魁楚與蘇觀生不睦，蘇使邦彥至肇稱賀，丁魁楚疑蘇觀生將有異圖，乃擁永明王至梧州。邦彥進至梧，丁魁楚侍太后與永明王而見。授以兵科給事中，使爲慰蘇觀生，而蘇已另立唐王弟於廣州。邦彥勸其與永明王合兵，蘇亦不從，竟與永明王兵戰於三水，兵敗而死。蘇觀生眞可說是該死！

李成棟軍既破廣東各路義軍，乃溯西江而上，攻陷肇慶（今稱高要）梧州，丁魁楚被害，向平樂追擊永明王。陳邦彥聽到了這些消息，乃往甘竹灘，說合余龍，乘虛進襲廣州。邦彥在高明山起兵，自陸路攻廣州，余龍則自水路入珠江，廣州大震。巡撫佟養甲飛調李成棟軍回援，並揚言將取甘竹灘。余龍聞訊，以家屬均在甘竹，水路方面之威脅遂解；但各方義軍則紛起響應，如陳子壯起義於九江，張家玉舉兵於東莞，霍師連起兵於花山，一時風起雲湧，清軍又手忙腳亂了。張家玉之起義，顯然受到陳邦彥的號召。邦

彥寄書家玉云：「成不成，天也；敵不敵，勢也。方今王師風鶴，桂林累卵，得牽制毋西，得手之間，庶可完葺，是我致力於此，而收功於彼也。」由此可知陳邦彥之舉兵，乃在間接的勤王。

我們細讀曼殊上人的嶺海幽光錄，完全在記載清軍入粵以後的虐政和當地居民和知識分子的反抗運動，忠貞義烈，世少知者，這是廣東的「揚州十日」和「嘉定三屠」的抗清故事。當時揚州十日記和嘉定三屠二書，已普遍流傳於海內外，引起知識分子激憤，對革命運動之發展，收效甚宏。故曼殊補以此文，證明當時抗清運動，粵海義士未落人後，此不僅表彰了嶺海義士的潛德幽光，且為反清的革命運動，增加了更多有力的宣傳。這篇文章之富於革命的刺激性，實與揚州十日、嘉定三屠同稱重要。

曼殊愛國憤世愛時的心情，不勝枚舉，茲再錄一則如下：

「拜輪詩選自序」云：「去秋，白零（按即柏林之異譯）大學教授法蘭居士遊秣陵，會納於祇桓精舍，……居士屬納為購法苑珠林，版久蠹蝕，無以應求也。納語居士：震旦（按係指中國）萬事蕙墜，豈復如昔時所稱之天國？此語思之，常有餘恫！比自秣陵過歸將母，病起旬隔，濡筆譯拜輪去國行、大海、哀希臘三篇。善篇，拜輪以詩人去國之憂，寄之吟詠，謀人家國，功成不居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……」

從這一段文字中，我們可以理解曼殊對當時文化界之腐敗而不知愛惜文化遺產，深致悲憤。他在病中，還不廢工作，譯成拜倫詩三篇，足證他的用力之勤。他以拜倫自擬，拜倫以慕仰希臘之故，不惜犧牲，

協助希臘革命，而且不居功。曼殊既自以爲完全是日本血統，其參加中國之革命，猶拜倫之參加希臘革命，此亦曼殊之自解，以圓其爲日人之胤。實際上，曼殊豪情似拜倫，纏綿似絲利（按別譯雪萊），都是英國著名的浪漫派詩人，與曼殊的性格，極爲相近，故有惺惺相惜之意，而以拜倫參加希臘革命自喻耳。

曼殊在秋瑾遺詩序中，更表現其對參加革命者之贊揚，以爲後起者的鼓勵。序云：

「死卽是生，生卽是死。秋瑾以女子身，能爲四生請命，近日一大公案。秋瑾素性，余莫之審，前此偶見其詩，常謂女子多風月之作，而不知斯人本相也。秋瑾死，其里人章炳麟序其遺詩，舉袁公越女事。嗟夫，亡國多才，自古已然！余幼讀明季女子絕命詩云：

影照江干不暇悲，永辭鸞鏡歛雙眉；朱門曾識諧秦晉，死後相逢總未知！  
征帆已說過雙姑，掩淚聲聲泣夜烏；葬入江魚波底沒，不留青塚在單于！  
少小竹伶畫閣時，詩書曾拜母兄師；濤聲夜夜催何急，猶記挑燈讀楚辭！  
國史當年強記親，殺身自古以成仁；簪纓雖愧奇男子，猶勝王朝供事臣。

悲憤纏綿，不忍卒讀，蓋被虜不屈，投身黃鶴渚而死者。善哉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諦思之，視死如歸，唏噓盛哉！」

這篇文章中，充滿了佛家出世和入世的思想，出世看空一切，卽生死也無所謂，只要認爲道義之所在。但其中也有消極與積極之別。如袁公越女爲越王勾踐的士卒，訓練作戰的特技，卒成沼吳之功，那是積



極的。秋瑾以才女而致力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，那是積極的，後來被執不屈而死，那是積極中之消極，如明季那位投黃鶴渚而死的女子，滿腔憤慨，不屈而死，曼殊特以其遺詩，介紹於社會，以示奇女子的不辱其身之節烈。曼殊在此文中特別介紹之詩，共有八首，這裏僅錄三首，「簪纓雖愧奇男子，猶勝王朝供事臣」，這是何等的氣概，借此二語，罵盡規顏事仇的二臣了。

由是曼殊致力革命，痛恨無義無節之人，所以一遇機會，便利用來褒義烈，斥二臣。如對譚嗣同的詩有云：「帶人出山海關詩，有：馬後桃花馬前雪，教人那得不回頭句，然稍陷柔弱。嗣同仁者，潼關詩云：『終古高雲簇此城，秋風吹散馬蹄聲；河流大野猶嫌促，山入潼關不解平。余嘗誦之。』」

足證其對戊戌諸人之獨善嗣同。他曾記行脚至紅梅驛破寺龜旁，見手鈔澹歸和尚詩三卷，特記其貽吳梅村詩云：

「十郡名賢請自思，座中若個是男兒？鼎湖難挽龍髯日，駕水爭持牛耳時！哭盡冬青徒有淚，歌殘凝碧竟無詩！故陵麥飯誰澆取，贏得空堂酒滿卮！」

曼殊寄慨云：「讀此，昔日名賢，可知也已！此亦曼殊對吳梅村的不滿意，借澹歸和尚詩以譏之。按吳梅村名偉業，太倉人，明清間的大詩人，清軍入關，梅村怕死事清，既而悔之，有息夫人廟詩云：「千古艱難惟一死。傷心豈獨思夫人！」死時，囑以儒服殮葬，墓碑但書詩人吳梅村之墓，曾有句云：「吾本

淮南舊鷄犬，不隨仙去落人間」，可見其貪生怕死之內心痛苦。所謂息夫人，就是春秋時美人鄧曼，爲息國王妃，其國被楚所滅，鄧曼被俘入楚宮，終其生不露笑容，社會人憐而譏之，爲立廟，稱爲桃花夫人。吳梅村以息夫人自比，但仍爲愛國詩僧所不滿。詩中「座中若個是男兒」，是蜀王孟昶夫人之句。宋師入蜀，蜀中大軍十四萬人齊降，孟昶夫婦被俘入宋，有句稱：「十四萬人齊解甲，其中若個是男兒」，蓋亦深有亡國之痛者，曼殊對此等事，到處留心，錄之以警世，此其一例。

曼殊不僅對我國俠氣豪情愛國志士多所贊揚，卽對外國可歌可泣之事亦介紹之，如女傑郭耳縵一文，卽爲一例。郭耳縵帝俄聖彼得堡（今稱列寧格勒）人，十九世紀末葉，姊妹二人赴美，宣傳無政府主義，一日開演講會，郭耳縵登台演說云：「無政府主義者，以暗殺當道爲重要手段。聽衆中有甯高士者深爲感動，遂於一九〇一年刺死美國總統麥堅尼而被捕。甯高士稱：「行刺之由，迺聽無政府黨鉅魁郭耳縵之演說，有所感憤，決意殺大統領者也。」美國治安當局盡四日之力而捕獲郭耳縵，指爲暗殺之教唆犯。郭耳縵慷慨陳詞，謂：「無政府主義者黨員，非必須唆使甯高士加兇行於大統領也，……：無政府黨亦何爲而必加辦？當世之人，於大統領之被殺也，亦非常驚擾，此誠妾所不解者。妾無政府黨員也，社會學者也。無政府黨之主義，在破壞社會現在之惡組織，在教育個人，斷非持利用暴力主義者。妾對於該犯人之所爲，毫不負其責任，因該犯人因自己之見解而加害於大統領，……：由萬種悲憤中大發其拯救其同胞之志願者耳。」

按曼殊此文，似發表於劉師培夫婦所辦之國民日報。當時我國革命黨同志頗有鐵血主義之個人行動者，殆受無政府主義之影響。曼殊以悲天憫人之特具性格，致力於革命，破壞惡政府爲革命目的之一，而刺殺一政府要員，社會必爲之轟動，是亦宣傳之重要技巧之一端。曼殊實非無政府主義，不過與劉師培（申叔）夫婦有交誼，而撰此文以應之耳。說到劉師培夫婦，那真可以說是一對怪人。劉氏爲國學大師之一，與章炳麟齊名，也參加革命行列。其妻何震作紅杏之出牆，因倡言共產公妻之說，劉氏信之，以戴綠頭巾爲實行公妻主義而不以爲恥，由是而對無政府主義有興趣，實亦不求甚解之盲從而已。其參加上海的革命工作，曾將革命黨之行動祕密向清廷地方官報告，陳英士幾爲所害。後來袁世凱將稱帝，組籌安會作勸進工具，劉亦參加其間。讀聖賢書，而隨時變節，到處投機，是亦戴季陶所稱的人妖之一。故道德不重知識之追求，而重行爲之實踐，否則道德原則等於口頭禪，於世道人心有何裨益？章太炎與劉師培是大丈夫出處進退之蟲賊，知識分子應引以爲戒。曼殊與劉申叔、章炳麟雖往來甚密，但他們並不是曼殊的真正友人。

### 翻譯小說不忘革命

曼殊的翻譯小說，現時在坊間流通的蘇曼殊大師集，所收只有悲慘世界與婆羅海遯跡記二文，此書不知出於何人所集，舊時流通曼殊集有多種，而以柳亞子（名棄疾，吳江盛澤人，曼殊密友之一）之子柳無忌所收集者爲最完備，作者曾閱是書，今已記憶不清，但確知所譯不止此文。悲慘世界爲曼殊首次譯作，

實爲一描寫社會悲劇而富有革命性之作，故亦譯慘社會，以白話行文，用章回體，以合中國社會一般讀者的胃口，其回目如下：

太尼城行人落魄 苦巴館店主無情 感窮途華賤傷心 遇貧客漁夫設計

世態炎涼，有如此狗 婆心愷惻，僅見斯人 鬼瞰官場，萬般不管 人奴賤種，遇事生風

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華賤婉轉陳情 無賴村迫出無賴漢 麵包舖失了麵包案

爲世不平，俠士題壁，恩將仇報，惡漢揮刀

忍奇辱紅顏薄命 刺民賊俠劍無情 遣英雄老俠贈金 別知己美人揮淚

敗家子黑夜逢良友 守財奴白手見閻王 寄情書佳人懷春怨 滅王黨頑父露風聲

孔美麗斷魂奇烈客 明男德犯駕巴黎城 孟子教濟貧贈銀器 金華賤臨命發天良

此書爲法國名小說家聶俄原著，曼殊大概是根據英文本翻譯的。書中的男主角爲姓名明白字男德的青年，另外一個副主角姓金名華賤。明男德，出身中等資財的家庭，但他從小就歡喜打抱不平，看到社會上許多以官壓民、以富欺貧、以強凌弱等等不平事件，常常熱血沸騰，誓欲爲之報復。總之，他是富有正義感與同情心的青年。金華賤出身於貧苦人家，父母與姊四人組成了他們一家，姊已出嫁，而金華賤還是一個沖齡的孩子。一日，金華賤清晨醒來，腹中饑餓，喚父母爲之具食，父母不應，喚了很久，僵臥如故，華賤飢不能忍，乃大哭。適其姊歸寧，入視父母，則氣絕已久，乃先將華賤引至其家，然則搜括家中僅

有的積蓄，將父母埋葬，自此華賤遂與姊同住，久之始悉父母已死。姊生子女七人後，夫死，賴檢柴、做苦工渡日。會天雨，不能檢柴，也不能做工，一家飢餓，華賤不能忍，乃於夜間擊破一家麵包店的玻璃窗，竊取麵包，店主發覺，追捕之，送官治罪，處徒刑五年，消息在國民日報發布。明男德深爲不平，乃取家中積款十餘元，持小刀而出，旨在救金華賤出獄。

男德家在巴黎，而金華賤則寄獄於倫道，相去甚遠，資斧不濟。明男德乃沿途求乞而往，探知華賤寄獄之所，乘獄卒於黎明洒掃時閃入，於深夜持刀脅守獄人出鎖鑰，爲啓門，脫華賤之鎖拷，相偕逃出。至黎明前，到了一所森林，相偕入林。明男德見華賤寒不能耐，乃脫外衣衣之，並謂身上有錢，可作川資，俟精神恢復後再走。詎華賤乘男德酣睡時，取其銀與刀，以刀刺男德而逃。男德醒來，不見華賤，而身側有一刀深深插入草地，摸身上錢銀，則已不翼而飛，乃知幾爲華賤刺殺，而成一身無分文之人了。

男德既醒，乃沿途而行，至一大戶人家，見一老婦持飯具，乃上前求食。婦謂自己將成餓殍，男德異之，乃詢其究竟，知其夫爲一海外僑民，積數年辛苦所得，回家置產，共圖安樂；不料事爲村官名滿州苟者所知，乃曲意交好，婦勸阻之，其夫不從。隔了些時，滿州苟向他借銀五千元，其夫謂身邊無此鉅款，滿州苟怒，稱其夫爲大逆不道之兇犯，欲執之，乃允於一星期內籌款相借，因罄家中所有現款與細軟以予滿州苟，又復外出作工，已數年毫無消息，如再無錢寄回，她們就要餓死了，男德聞言，滿腔憤恨，謂必替婦報此惡仇，婦憐而壯之，分食相予，男德臨行，仍謂必爲婦出此惡氣，婦但笑遣之，謂不必出此大言



革命僧人手上繪蓮圖。

，自此別去。

男德遂向前行，日落西山，前不把村，旁不着戶，正在無可奈何中，忽見前面已是海邊，有一點豆大的燭光，認爲一定有漁戶，乃前往就之。行將近，忽聞一老婦斥責一少女，命其停止普通工作，專作倚門賣笑，以便多多賺錢，少女哀求，老婦不許。男德憤之，乃叩門，進入時取一大銅鍬出，看是什麼時候。老婦見狀，恭迎而進，問已進食否？男德正飢甚，老婦爲之設食，且爲設舖。男德倦甚，正矇眊間，女子入，作慌張狀，遽請男德出金鍬，否則生命危矣。男德訝而問之，知老婦爲其姑，已出門邀人，將歸而殺男德，投屍海中，並促其即逃。男德恐已逃而女受禍，不忍離去。女屢促之，謂遲恐不及。男德乃問：「吾去，你怎麼辦？」女黯然，男德乃促其同走，女毫不遲疑而允之。行未及遠，其姑偕另一人已歸，男德等避於道旁樹木，卒被尋獲，男德以小刀拒之，女乘間脫走。三人非男德之敵，男德乃得脫險，心念女子不已，但亦無法尋覓，不得已前行，至一破廟安息。天未及明，忽有人喚之，則女也，乃大喜，問其名，始知爲孔美麗，相偕前行，至奇烈客。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市鎮，適逢一雜貨店，店主約六十以上的老者，一派正氣，男德乃求其予一工作，以圖糊口。老者見男德爲一正派青年，可供驅策，概允之，並把孔美麗安置於宅中，並引男德至柴房安息。男德至柴房，見一砍柴大刀，喜而攜之。夜將過半，男德越牆而出，至滿州苟居處，適逢其外出而歸，男德劈死之，破曉而歸，爲店主所見，怪而問之，男德詭稱至山上砍柴，遇一野獸，將之劈死。店主大喜，要男德以後即以爲例。越日，國民日報發表滿州苟被殺消息，並懸有

賞格，通風報信者賞一百元，擒獻者賞五萬元。所有人民知滿州苟被殺，大家稱快不已。店主知是男德所爲，乃引至其家，以其子克德出見，並設宴款待之。男德此舉，乃實踐其所見婦人報仇之諾言，意欲設法通知。詎此一婦人，乃店主之妹，伊見此消息，乃商諸其兄，欲得酬金，店主斥之而歸。店主度其妹必向官署報告，乃以銀五十枚，囑男德速去向海暫避，並爲購買船票而護送之，而留孔美麗於其家，男德夙聞尙海有革命黨，及相與接觸，知若輩多數只是口道革命，並無實行勇氣，居不久，即重返巴黎。時其父捐資爲縣官，搜括甚豐，見其子久出不歸，正懸念間而男德至，喜怒交加，囑其不可再出。時拿破崙將稱帝，巴黎反拿破崙的革命組織，甚爲活躍，男德日與接觸，甚少在家。

男德在上海時，遇一舊友名范桶者，原是富家子，被官迫捐，父已氣憤而死，母援以六千金，囑至上海讀書，由一密友名吳齒者偕行。吳齒真是無恥之徒，日日引范桶至妓寮遊樂，不久，耗金過半，乃向范桶建議，將餘金交給他，至巴黎經商，必可獲利，范桶是之，授以餘金，專等好消息，但吳齒杳無消息。幸遇男德，偕歸，訪得吳齒住址而投之。詎吳齒不認賬，反將范桶毒死，報告無疾而終。男德大憤，方欲取刀殺吳齒，父嚴責之，並扁閉門戶而嚴守之，一日三餐，均由僕役送入。一日，忽有一新僕送飯，視之，乃克德也。驚喜交集，問其家，則其父以曾收殺人犯，被迫而死，孔美麗亦自盡。其父臨死時，以男德之巴黎住址予之，乃尋至，入明家爲僕。男德既悲且喜，即命克德至革命機關部聯絡。未久，得一炸彈，男德乘間離家，俟拿破崙路過而炸之，不料誤中副車，拿破崙未死，而男德殉難。這是男主角的下場。



至副主角金華賤，以屢圖逃獄，罪期延至十九年。及出，獲一黃紙路條，載明犯罪情節，所至皆拒留，飢寒交迫，倒臥在石階上。一老婦經過，憐之，指示其至孟主教處，孟主教款以飯食，特以銀器盛菜飯，並留宿之。金華賤見如此多的銀器，頓生歹念，夜半輕聲而出，盡竊銀器逃走；但被巡邏警察所捕，押至孟主教處。金華賤自覺無臉見孟主教。但孟主教坦然見之，並謂銀器係彼所贈，尚有一雙銀臘台未帶走，因並予之，囑警官放走。金華賤良心發現，卒於次日跪主教住處的石路上，路人察之，則已死矣。

以上是摘述悲慘世界中的故事之概略，其中尙海係指上海，滿州荷係指清吏。曼殊在此譯文中，很苦心的把清吏的貪污殘虐，嵌入此一譯文中，並對上海革命同志之叫人死而自己不死之不滿狀，亦嵌入文中，曼殊誠一有心人哉！

另外一篇翻譯小說「婆羅海濱遐跡記」，是印度人的故事，英人譯成英文，曼殊是從英文本中翻譯出來的。蓋曼殊所能者爲梵文而非印度文，故不從印度文直接翻譯。曼殊自記云：「此印度人筆記，自英文重譯者。其人蓋懷亡國之悲，託諸神話，所謂盜戴赤帽，怒發巨銃者，蓋指白種人言之。」由此可知曼殊翻譯此文，兼有兩種意義。其一，滿清入關，漢人有亡國之痛；白人侵略，我們已陷於被瓜分之苦。此文之具有愛國思想與激勵國人革命奮鬥情緒，他是譯書不忘革命的。

他另外一種翻譯，當時最負盛名，那就拜倫詩的譯成中文。他對於拜倫，欽佩至深，他曾說：「拜倫猶中土李白，天才也」；曾有「丹頓拜倫是我師」之句，在譯詩的卷首，曾題詩云：「秋風海上已黃昏，

獨向遺漏弔拜倫，詞客飄蓬君與我，可能異域爲招魂」。由此可知曼殊不僅欽遲拜倫，而且以拜倫自擬。就他的詩格來說，充滿了天才與瀟灑，稱之爲中國的拜倫，殆無不妥。他的拜倫集，得自他的老師羅弼莊湘之女雪鴻女史，雪鴻對曼殊情有所鍾，意欲以身相委，曼殊接受其真情，而婉却其婚事。此集雪鴻女史贈於曼殊病中，故曼殊深爲感動，特選其詩而翻出其部分特別愛讀的若干篇，以中國詩格式出之，而不失其原意，誠可稱之爲大手筆。

他不但譯英文詩爲中文詩，而且也譯中文詩爲英文詩，同樣的合於英文的詩的格調，而不失中文的原意，爲同時致力於英詩中譯、中詩西譯的諸家所不及。曼殊自云：

「今譯是篇，按文切理，語無增損，陳義悻悻，事辭相稱。世有作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。」蓋舒其胸懷之實在話。

### 情之所鍾不違三戒

曼殊的詩、畫與小說創作，可以稱爲三傑作。他的創作小說，自成一格，雖言情愛而不違於道義。當時滬上盛行的小說，有兩大派：一派在專言才子佳人式的私愛，而以偶語排句出之，稱之爲鴛鴦蝴蝶派；另一派專談北里故事，以曲折離奇的筆調出之，可稱之爲嫖經派。二者爲社會所歡迎，而倫理道德之觀念，破壞殆盡了。故曼殊之小說問世，別創一格，每一書出，人爭閱之，一時有洛陽紙貴之勢。願曼殊之意

不在以新風氣之小說鳴於時，實欲以新奇之小說成爲社會崇拜之偶像，然後使其宣傳革命之作，易爲世人接受。於詩亦然，當於下文說明之。

曼殊的小說，常自爲主角，描寫他的際遇，故於小說中，常常可以發現曼殊之身世。但既爲小說，當有真的部分，也有想像的部分，而真的部分之年月，也有顛倒的。故據曼殊之小說來考證他的身世，常有不實處，柳亞子曾爲文訂正之。小說畢竟是小說，我們決不可以曼殊的自傳目之。

在台流行的蘇曼殊大師集，收錄的小說，有非夢記、碎簪記、焚劍記、絳紗記、斷雁零鴻記、天涯紅淚記等篇，非全豹也。其中斷雁零鴻記敘述曼殊的事蹟最多，但亦若隱若現，有不可捉摸者，茲特掇要介紹其內容如下：

斷雁零鴻記共分二十七章，不繫回目，所謂章僅分段而已。這是一篇中篇小說，並不可以章多而以長篇小說視之。這篇小說之所以被疑爲曼殊自傳，因爲是用第一人稱「余」字來寫的。這篇小說一開頭便敘述一個纔成大小孩子的少年，於受戒之後，在海雲寺坐關三月。他首先說明海雲的來源說：「相傳宋亡之際，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，有遺老迹跡於斯，祝髮爲僧，晝夜向天呼號，冀招大行皇帝（按皇帝已死，稱爲大行）之靈。故至今日，遙望山嶺，雲氣葱鬱，或時聞潮水悲嘶，尤使歛噓憑弔，不堪回首，」便充滿着國破家亡後的民族大義。小和尚坐關，三戒俱足，乃出關，諸僧言此小僧無母，他便心痛如割；及隨諸僧誦經，長老又言「求戒行人，向天三拜，以報父母養育之恩」，聲調肅穆淒愴，聞者酸鼻，而以曼殊

爲甚，他父親已去世，母又遠隔重洋，不明情況，幼小的心靈中，創痛無法可以形容。

離海雲寺而返受刺本寺，一日，本師命其下鄉化米，得一袋，負至中途，被匪搶走，時已薄暮，無所棲身，見一漁舟，喚請濟渡，漁人謂以漁爲生，不渡窮和尚，不得已原途返回，遙見一燈火，就之，則一破廟，無香火，無僧人，也只好權宿一宵，忽聞戶外足聲，忽見一童忽忽而來，作行竊狀，怪而問之，則此一童子乃利用晚間，捉蟋蟀圖利，因爲薪入有限，不足事母甘旨，前見廟側有一跨蜈蚣之蟋蟀，價值甚昂，欲捉之得錢，爲母購羊皮襖禦寒。曼殊聞之，泫然淚下。童子訊其故，曼殊據實以告，童子憐之，引至其家，則其母乃曼殊之乳媪也。乳媪見曼殊，悲喜交集，撫其額曰：「傷哉，三郎！設我今日猶在彼家（按係指蘇家），卽爾何至淪入空界。……夫人以慈愛爲懷，待我仁厚，悠悠十數載，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。夫人行後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，吾但順受之，良不忍離三郎而去。迨爾父執去世，欲馳書白夫人，使爾東歸，離彼惡潦。被婦偵知，以藤鞭我，卽擯我歸。」於是爲述曼殊身世，並以其母之住址告曼殊，且謂其母曾三次寄金，囑媪轉交，皆被蘇婦乾沒。自此，曼殊不僅知生母尚在，乃決心東去尋母。權且暫住媪家，與媪子潮兒，日出砍柴賣花，冀二、三年中積資以東渡。

一日，曼殊照例賣花，天忽下雨，乃避雨於一大家之屋角。忽見前垣有一妙齡少女，清麗絕倫而面現憂色，見有生人，乃驚鴻一瞥而去。及雨止，曼殊將行，忽門啓而另一女子呼止之，且問其姓氏來歷，蓋係奉妙齡女子之命而來者，並謂「若非河合其姓，三郎其名者耶？」曼殊應是，女囑其明日再來，女公子

當有表示。次日，曼殊應約冒雨而去，一僮啓門，以紙函授之即去。曼殊拆函，除書信外尚有多金。乃知具函之女子，乃曼殊之未婚妻雪梅，母已逝世，繼母虐之甚，且迫其父悔婚破約，但雪梅堅貞自守，以頑石不化自誓其愛，雖玉殞香消，在所不惜。且囑其持金東渡，訪母團敘。曼殊對雪梅，本來思念甚切，但以三戒俱足之僧，不欲自墮俗塵，毀雪梅之前途。此一奇遇，雖使曼殊心頭輓轆，促成曼殊提早訪母。乳媪促成曼殊與雪梅之婚事，但此非曼殊之本意。二日後，曼殊即別潮兒母子，至廣州，欲別恩師，則房已被新學所佔。復至香港，訪羅弼莊湘恩師於太平山下。女公子盈盈出迎於堂上，莊湘夫婦亦極欣慰，及曼殊告以東渡尋母，則皆淚盈於眶，頗有惜別之意，曼殊亦爲之黯然。

莊湘爲曼殊治西裝，購船票，要他時時函告近況，其女公子則以紫羅蘭與含羞草及西文書數冊爲贈，趨前緊握曼殊之手，愁容見於顏色，曼殊亦在無可奈何中登舟揮手而別。所贈西書中有拜倫集（按曼殊曾在他處謂此書贈於其病中，前後不一致，此其所以爲小說家言也。但無論如何，拜倫集是雪鴻女士所贈，則可無疑。）零鴻記言所贈英文書共三冊，卽莎士比爾（近人皆譯沙氏比亞）、拜倫及室利全集（室利，曼殊在他處譯作絲利，近人則譯作雪萊）。曼殊曾評之曰：「拜倫猶中土李白，天才也；莎士比爾猶中土杜甫，仙才也！室利猶中土李賀，鬼才也。」他先讀拜倫集，至最後大海六章，嘆爲「雄渾奇偉，今古詩人，無其匹也。」其推崇如此。六章詩印譯成中文四言詩，自誦數過，頗覺滿意。登岸就宿，從逆旅主人口中，知道母親的地址，相離甚近，乃由旅主引其乘車而去。途中惟恐母已他遷，不敢多想，便是所謂「

近鄉情更切」了。

及至相州逗子驕櫻山村八番，卽乳媼所告的地址，叩門，有廚婦應門，問其是否爲河合夫人之居所？婦言夫人曾大病，今方愈，醫者囑勿見客，有事可代達。曼殊告以與夫人乃母子關係，非面見不可。婦囑稍待，良久始引入，將及廊，一垂髻少女奔出，謂「阿兄歸來大幸，阿娘病已逾月，今小睡已覺，請兄相見。」於是登樓見母，曼殊記相見之情況云：

「甫推扉，卽見吾母斑髮垂垂，据榻而坐，以面迎余微笑。余心知慈母此笑，較之痛哭尤爲辛酸萬倍，余卽趨榻前伏吾母膝下，不能言，惟淚如潮湧，遽濕棉墩。此時但聞慈母咽聲而言曰：吾兒無恙，謝上蒼垂憫三郎，爾且拭淚面余。余此病幾殆，年邁人固如風前之燭；今得見吾兒，吾病已覺霍然脫體，爾勿悲切。」

這是一頁母子久別重逢圖，幾使人淚眼模糊，不忍卒讀。其母特別向曼殊介紹其妹，謂係養女，名蕙子，表明其母並未改嫁，仍未脫中國人的貞潔觀念。乳媼生活清苦，曼殊之母，寄白金以濟之。在曼殊歸後之第三日，母子三人同至龍山寺掃墓，謂其祖與父均葬於龍山寺內。曼殊細心安排其爲日人，此處頗具匠心，以作者觀之，曼殊實深恨蘇氏家族，故寧願爲日本人，處處暗作說明，爲不辯解之辯解，其苦心於此見之。掃墓後遇雪而歸。曼殊述其母氏之言曰：「三郎，雪彌劇，余等盍歸。」按曼殊遇雪梅，是在清明前二日，離乳媼家則爲清明後三日，經廣州、香港，均有停留，香港治裝候船，當有較長期間的耽擱，

則其返回橫濱而與母掃墓，至早當在四月底，四月底在橫濱附近，還會下雪嗎？還會下三寸厚的雪嗎？故斷雁零鴻記雖多曼殊身世之資料，但終爲小說家言，當無疑義。

曼殊歸家不久，其母攜至箱根見其姨母，據說是冒着雪去的。其姨母問曰：「此是誰家寧馨兒？」由此可知自香港起即未易僧裝。在姨家，見一妙齡婀娜女子，攜茶敬客，蓋其姨表姊也。客至，主婦或其子女奉茶敬客，此爲日本之風俗，今尙存在。其姨母特爲介紹說：「靜子，余猶憶三郎去時，爾亦知惜別，絲絲墮淚；爾長於三郎二十有一月，即三郎爲爾阿弟，爾勿蹈踏作常態也。」是晚，曼殊發燒如住火宅，病不能起。雪不止，家人皆無計，曼殊則頗念雪梅，但與雪梅訂婚及爲僧事，皆隱而未言。姨母告以：母歸未久，即得蘇氏來函，謂三郎入山，爲虎所噬，故東京家人皆知曼殊已死，蘇婦之毒，由此可知。曼殊自言：「猛觸宿恨肺葉震震然。」其憤恨之深可知。其姨母以自采之藥，煎汁令曼殊服之，小愈。姨母後告之曰：「吾與汝母俱爲老人矣，老者豫爲交代後事。靜子最關吾懷，彼少失怙恃，依吾已十有餘載，吾但託之天命。」曼殊始知靜子爲其姨母之養女，且其語氣中有以靜子相許之意，曼殊殊銘感之。病四晝夜而愈，曼殊記其日爲三月三日。前後自相矛盾如此，可知其自賣破綻了。

曼殊病中，每日必有鮮花插胆瓶中，病愈之晨，發現一翡翠錦針於几上，始悟靜子對彼關切之深，且似有示愛之意。室內布置簡雅，小几置有鳴箏、鑑屏、銀盒、筆硯、絳羅俱備，潔無纖塵，心知此爲靜子之臥室。曼殊尙有一姊未晤，心念之，問母歸時。母謂：本擬爾病稍愈即歸，姨苦留，若有心事與我商量

似的，苟爾居此舒泰，一時無歸意。曼殊樂之，在晨餐時，下樓參加，姨歡欣萬狀，謂靜子曰：「三郎無恙矣，爾趨前爲道晨安。」靜子如命，「玉人密髮虛髻，豐姿愈娟媚」，使曼殊「心緒飄然」，不敢正視。於是曼殊與靜子墮入情網中。

曼殊在姨氏家，住到秋天方歸，不覺「中懷悵惘，重愁在抱」，曼殊自記別前一日的情景云：

「步至石欄上，忽聞衣裾蟋蟀之聲，少選，香風四溢，陡見玉人靚裝，去余僅數武，一迴青盼，徐徐與余眸相屬矣。余卽肅然鞠躬致敬。爾時玉人雙頰微赧，然不若前次之羞澀。余覺玉人似欲言而未言，余益蹶蹶，進退不知所可。忽覺菊上有物，如粉蝶，將逾牆，趨前捉之，方知爲蟬翼紗，落自玉人頭上者，遂以雙手奉玉人，玉人以慧目迎，發羞柔聲：多謝三郎見助。復曰：豆子氣候溫和，吾甚思造府奉謁，恐歲內未能抽暇。是間爲深山，氣候懸殊，唐人詠羅浮詩云：遊人莫着單衣去，六月飛雲帶雪寒，未知三郎以爲何如？余奇駭，不能作答，久而謹言曰：謝阿姊分神及我，果阿姊見枉寒舍，俾稚弟朝夕得侍左右，幸何如之，寒舍東西詩集不少，亦可挑燈披卷。敢問阿姊喜讀誰家詩卷？玉人低首凝思，輾然答曰：從來好讀陳後主詩，亦愛陸放翁，比來讀莊子及陶淵明詩；吾書匱多理學家言，乃明遺臣朱舜水先生所贈吾遠祖安積公者。……朱公以崇禎十七年，卽吾國正保元年，正值胡人猖披之際，孑身數航長崎，欲作秦庭七日之哭，竟不果其志，迨萬治三年而明社覆矣。朱公以亡國遺民，恥食二朝之粟，遂留寓長崎，以其地與軍戶鄭成功誕生處近也。後德川聞之，遣水戶，儒臣聯爲賓師，尤殫禮遇，公遂



傳王陽明學於吾國。至今朱公遺墓尚在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，容他日當導三郎一往奠之，三郎其有意乎？又聞朱公酷愛櫻花，今江戶小石川後樂園係朱公親手經營者，公目清人，疾之如仇。易簣時以漢語爲遺言，無人知之，不亦大可哀乎！三郎明朝行耶？胡勿久留？余雙頰大赧，俯首至胸，久乃囁囁曰：阿姊懇懇如此，殊可感也。」

這是一對初戀的璧人，臨別前的一段對話，其脈脈含情之處，無須贅述。但作者特別要指出一點，那就是曼殊撰小說果何所爲？爲傳其情乎？那還成什麼革命詩僧？他是爲革命而撰小說，在引人入勝處，插入朱舜水反清復明的一段，很自然的從他的情人口中說出，不着半點痕跡，而達到他宣傳反清革命的任務。這是最高級的宣傳手法。日人愛櫻花，且以之爲國花，世人莫知其由，讀此一段，便可知它的來源，此亦歷史的小掌故了。

曼殊一家三人自姨家歸時，姨母與靜子同來，故與靜子時常見面，但惟莞爾一笑。母問曼殊：「靜子何如人？」曼殊答稱：「慧秀孤標，好女子也」。母樂不可言狀，鄭重告之曰：「我亦極愛靜子和婉有儀，決納靜子爲三郎婦。靜子父母不全，無兄弟，依俗應入贅，然吾與姨同居，無礙也。苟靜子不得賢夫婿而侍，則若姨何以自對，得婿三郎，若姨重肩卸矣。」

這個必然而來的問題，終於來了。曼殊盈淚於眶而辭曰：「兒終身不娶。」母責之曰：「兒病時湯藥皆靜子自調，懷誠已久，爾竟岸然作是言？」語尾嚴峻，大爲不樂。曼殊乃以愛靜子如骨肉，但不娶非敢

抗母姨之命，而有不得已之苦衷，但未明言其故。母凄然曰：「三郎，善體我意，但望爾與靜子早成眷屬，余雖入土，猶含笑也。」其言悽楚，曼殊乃長跪母前請恕，後此唯有謹遵慈命。母始破涕而慰勉之。曼殊這一允諾，實是權宜慰母之意，是要等候機會，用最婉轉的言語，要他母親收回成命的。從此，他的母親笑逐顏開，甜在心頭；而曼殊則在無人時愁苦萬狀，苦入神髓百無聊賴時，則作畫以自遣。按曼殊返日後，曾在上野美術學校學藝術，先後凡二年。靜子相愛事發生於曼殊回日八個月之後，以他的天資，能作畫，倒不稀奇；但奇怪的是斷雁零鴻記中，並無入藝術學校之記載，一若他之能畫，是在國內學會的。何以不記學畫事？誠不可解。

一日，曼殊另作一畫，有激石之怒潮，有遠海的波紋，復有一沙鷗斜身渡烟而沒。畫方竟，其妹攜靜子來，邀其出遊，靜子入室視其畫，此爲是否寫匡山之作？有使人入清古代疆域的感覺。曼殊謙稱：畫筆久廢，以稱許過當爲愧。由此數語，更可知斷雁零鴻記之小說成分的多，然靜子之言，益使曼殊感其才識之高，而增加他精神上之痛苦，而嘆爲曠世難逢的奇遇。靜子不僅通畫能畫，兼能誦梵文，曼殊認爲「慧骨天生、一時無兩」，而以不能長侍爲畢生最大之憾事，曼殊從靜子口中，知道她曾畫過花燕一幅，要求一觀，靜子取出，曼殊見畫中有一蓮池，環以垂楊修竹，乃姨家的景色，有女郎兀立，御碧羅衣，挽文金髻，類漢制，曼殊贊爲仙品，嘆爲得未曾見之作。曼殊之愁苦，母與姨皆未覺，獨靜子知之，問其故？曼殊不能答，乃顧左右而言他。靜子追問，並詢姨曾作何語關白三郎？曼殊答以「雖有亦依稀不可省記。」

靜子聞言，神色大變，乃出其襟間香羅帕授之，並云：「三郎珍重，此中有繡角梨花箋，嬰年隨阿母挑繡而成，謹以奉贈，聊報今晨傑作（按即上述之匡山圖），三郎其亦知吾心耳！」這是他們第二度談情，一躲一逼，但皆脈脈深情，曼殊頗有難越情關之恐怖。

曼殊自姨家歸後不久，其姊亦歸，逗留數日歸去，闔家送之，此爲曼殊與靜子第三次罄談。靜子作魏代曉霞妝，餘髮散於右肩，束以菴帶，迴絕世裝，益增冷艷。靜子爲曼殊上冠杖，同送至駟，車發乃歸。靜子指田間農事，吟范石湖詩：「采菱辛苦慶犁鋤，血指流丹鬼質枯；無力買田聊種水，收來湖面亦收租」，而嘆租稅之繁重與農民之疾苦。言畢，表示其母將攜渠及曼殊之妹歸箱根，問曼殊願否同去？曼殊沉思有頃，答稱：「如阿娘行，我必同叩尊府。」靜子聞言淚下，問：「三郎晨間何以作戚戚憂？望以傷感之故，掏心相告。」曼殊抗聲答曰：「心偶不適，勞阿姊詢及，慚何可言，幸阿姊饒我！」曼殊此答，已吐心中苦處，但靜子不甚了解，默不一言。既而曼殊失聲曰：「吾滋愧悔於中，無解脫時矣。」言罷，淚落如雨，靜子出丹霞巾，使拭淚。是日兩人均未進午餐。而曼殊心中的苦悶與矛盾，自此更深：彼志在學佛成道，但難於擺脫對靜子的情網。他佩服靜子，「抗心高遠」，有「大善知識」，但兒女情長之眼波中，殊爲可畏。曼殊殆欲以慧根化解此一段姻緣，使雙方各得其所，但希望甚微。

經過詳細的靜坐與思慮，他的理智逐漸勝過情感，而作最後的決定。他認爲他的回家是爲了母親，何可橫生枝節，墮入情網？以致負己負人，惹出以後的種種麻煩！他忽然想到佛言「佛子離佛數千里，當念

佛戒」，決心刪除艷思，堅持佛戒，歸訪師父，重重懺悔，但此意暫勿告母，以免被阻。但是他已發現靜子的病容，疑靜子已發現其心中祕密，轉念向靜子表白，或可得其原有，亦不致受過於薄情之譏。乃下樓，未至其室，先聞琴聲與靜子和妹子的談話，獲知靜子的至情，廢然而返，泣下數行，然曼殊既已大徹大悟，心中無復苦楚。乃留書曰：

「吾姊妝次：嗚呼，吾與吾姊終古永訣！吾實三戒俱足之僧，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。吾姊盛情殷渥，高義干雲，吾非木石，云胡不感；然余固是水曜離胎，遭世有難言之恫，又胡忍以飄飄危苦之軀，擾吾姊此生哀樂耶！今茲手持寒錫，作遠頭陀矣。塵塵刹刹，會面無因。伏維吾姊貸吾殘生，夫復何云？倏忽離家，未先另稟阿姨、阿母，幸吾姊慈悲哀愍，代白此心，並婉勸二老，切勿悲念頑兒身世，以時強飯加衣，卽所以憐兒也。幼弟三郎含淚頂禮。」

他把這封信寫了以後，急易裝，置信於食盒中，此盒爲靜子送水果之用，意必在揭盒時見之。晨鐘鳴七下，曼殊正欲離家，而爲靜子所見，囑稍待，具晨餐，但見曼殊臉色大變，疑爲感冒，曼殊則以散步，新鮮空氣誑之，終於乘間脫走。

以上是斷雁零鴻記的摘要，這是曼殊的初戀，在情海的萬丈波濤中，卒獲解脫。此一戀愛問題的解決，成爲曼殊與異性少女交往的一種模式。也就是說他和異性少女交往，並不避嫌，一樣的纏綿悱惻。他的情愛，完全出於一片真誠，絲毫不存色慾之念；故雙方至難解難分時，則斷然離去。卽娼寮中，如有友好

邀約，亦所不辭，但他是懷着好奇心而往，決不及非義，儘管朋友們七搭八搭，他則伏案索紙筆，漫不經心的作畫，人近視之，則已酣然入睡了。其定力之深，完全是佛教的戒律使然。見美色而喜，曼殊與常人無異，酬酢之間，一往情深，也和常人一樣，但決不破色戒。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故值得青年人效法，故曼殊始終爲禮教中人。

在曼殊的集子中，有絕妙女子詩詞四百首的選集，始自席佩蘭，她是清中葉風流才子袁枚的首席弟子，也是隨園女弟子詩集的第一人。著有長真閣集，在吟詠中負有盛名，夫常熟人孫湘源，爲翰林院庶吉士，夫婦均有才名，同爲詩人。錄其暮春一首以示例：「十樹花開九樹空，一番疏雨一番風；蜘蛛也解留春住，宛抽絲絲網落紅。」其詩清新脫俗，爲曼殊所喜。其第二名則爲金逸，蘇州陳秀才竹士之妻，也是夫婦詩人，茲舉和竹士曉遊鄧尉作爲例：「一聲笛破晴空烟，欲明不明五更天，樹頭殘月白墜水，湖上曉山青入船。風梵飄香落雲外，波光擁棹來門前，四圍皆雲失大地，徜徉絕頂疑近仙。」由此可知曼殊之心事，其內心的幽憂，固不盡身世有難言之隱的關係。其姨表姊靜子小姐，能詩能畫能梵文，其心思尤慧，其讀書亦多，正是曼殊的理想伴侶，一若孫源湘與席佩蘭，陳竹士與金逸而或過之，然曼殊以慧劍斬情絲，絕裾而去。故絕妙女子詩詞選，依作者的看法，是曼殊對靜子的依戀，選此四百首詩詞，誠所謂慰情聊勝於無，有心人讀之，應爲曼殊一掬同情之淚。

## 輕靈飄洒的天才詩人

曼殊的詩，走的是輕靈飄洒和沉痛哀怨的路，完全是天才和情感的融合，到處留情，到處留畫留詩，仍不失其家國身世之感慨和民族大義的表揚。當時「輕風細雨紅泥寺，不見僧歸見燕歸」之句，不知道吸引了滬上多少詩人和名媛淑女的嚮往和感嘆！

現行的曼殊詩集，古體詩甚少，五言絕句也有限，而以七絕爲最多。其別靜子而去，內心痛苦至深，在他的詩中，對此事殊耿耿於心，故有此類的詩特別多，幾乎舉不勝舉，而以本事詩爲顯著。詩共十首，茲摘錄數首如下：

無量春愁無量恨，一時都向指間鳴；我亦艱難多病日，那堪更聽八音箏？  
丈室番茶手自煎，語深香冷涕潛然；生身阿母無情甚，爲向摩耶問夙緣。  
桃腮檀口坐吹笙，春水難量舊恨深；華嚴瀑布高千尺，未及卿卿愛我情！  
烏舍凌波肌似雪，親持紅葉索題詩；還卿一鉢無情淚，恨不相逢未鬢時！  
碧玉莫愁身世賤，同鄉仙子獨消魂；袈裟點點疑櫻瓣，半是脂痕半淚痕！  
九年面壁成空相，持錫東來悔晤卿；我本負人今已矣，任他人作樂中箏！

這些詩之深深地懷念着靜子對他的情愛和關切，是顯然可見的，孰謂曼殊是薄倖人哉！從他和靜子絕

緝以別的情況來看，他是爲了過去的宗教誓言所束縛，他寧可終生受苦，而不願意違背他的誓言，這是何等的智慧與定力，戒定慧三者正是佛家的最重要的誓約。

在曼殊詩集中，對調箏人所贈的詩和所贈的畫，特別多。這裏我先來談談贈調箏人的詩，讀者諸君，不要忘记曼殊初訪姨母家，不久即發高燒，臥病於靜子的閨房，房中就有一種叫做「箏」的樂器，靜子是擅長彈箏的，因物及人，於是對調箏人發生特別的情感，這是所謂慰情於無，真是多情人所作的特別表示。箏是我國古樂器，其式略與琴瑟相似，我國近日教彈箏的甚多，這是從日本回籠的。日本的風俗，每宴客，常召藝妓陪宴。作者初來台灣，在高雄登岸，時新生報正派人在高雄辦南版，即今日之新聞報。負責人唐君，設宴爲我洗塵，席設座位內外各一層，似另有陪席之人，異之。唐君告我：此日本之遺風，宴客必有藝妓陪座也，四十六年，作者訪問日本，多次遇到這種場面，與高雄所見者不同，所有藝妓皆高髻日裝，粉白脂紅黛綠，都十分濃艷，各攜樂器，坐於客後，時或與客對飲或代飲，無世俗猥褻舉動。酒過數巡，則起作扇舞或調箏奏曲，音韻殊堪入耳。主人必有起而應之者，或舞或歌，飲宴乃告段落。曼殊自首次歸省，東渡多次，飲宴必多，故常遇調箏人，而常贈之以詩，以示覩物思人之意。曼殊誠多情人哉！茲錄其贈調箏人之詩目於次：

#### 爲調箏人續像

#### 寄調箏人

#### 革命奇僧曼殊上人

人物春秋

四八

調箏人將行，屬續紅粉江山圖，題贈二絕

收拾禪心

爲調箏人續像

寄調箏人

乍聽驪歌

這些詩有的收在燕子龕詩集中，有的名言贈箏人，有的雖未言，實際是送給調箏人的，爲數尚多。從這些詩中，我們可以理解曼殊所續繼的調箏人，實在不止一個，以他這樣個儼風流的佳公子型的美少年詩僧，調箏人對他特別感到興趣，與之交往彌深，情有所鍾，實亦不足爲奇。茲摘錄數首如下，以見曼殊對調箏人之一往情深。

乍聽驪歌似有情，危絃遠發客魂驚；何心描畫閒金粉，枯木寒山滿古城。

送君歸去海潮生，點染生綃好贈行；五里徘徊仍遠別，未應辛苦爲調箏。

（調箏人將行，屬續金粉江山圖，題贈二集）

從「枯木寒山滿古城」句看，此詩此圖作於冬天。從「送君歸去海潮生」句看，曼殊是在送調箏人，但從「五里徘徊仍遠別」句看，則調箏人先送曼殊，曼殊後送之。「五里一徘徊」是孔雀東南飛裏面的一句話，大家都知道孔雀東南飛這首古詩，是描寫廬江小吏焦仲卿妻，不見容於焦母，迫令大歸，二人同死



，死後墓上各生一樹，枝柯互相盤結，幾乎合成一體。曼殊用這句詩來送調箏人，足證他們情深似海，「五里徘徊仍遠別，未應辛苦爲調箏」，足證將別時，調箏人還爲特彈一曲，難解難分之景，可見一般。

又寄調箏人云：

「偷嘗仙女塵中露，幾度臨風拭淚痕；日日思君令人老，孤窗無奈正黃昏。」  
也是纏綿悱惻之至。另有寄調箏人一詩云：

「淡掃蛾眉朝畫師，同心華髻結青絲，一杯顏色和雙淚，寫就梨花付與誰？」

這是他爲調箏人畫了一幅像，但是雙方已消息隔絕，無從寄發，故有「寫就梨花付與誰」之句，他似乎一度爲了調箏人之故而作廢戒的想法，如云：

「收拾禪心侍鏡台，沾泥殘絮有沈哀；湘絃洒遍胭脂淚，香火重生劫後灰。」

此詩並無題目，但從「湘絃洒遍胭脂淚」一句看，是爲調箏人而作無疑。前面說過，調箏人是一種藝妓，雖不同於倚門賣笑之娼妓，但是生張熟魏，暮楚朝秦，也是一種惟利是圖的人，何致使曼殊傾倒如此之深？由此，可知其意似另有真正爲音樂欣賞而調箏的人，這個呼之欲出的「調箏人」，非靜子而誰？故作者認爲曼殊對調箏人特別有情，而且纏綿達於極點，是對靜子的懺悔之作。

和曼殊來往的詩人，都是國內第一流作家，如嶺南的黃節晦關、蔡哲夫等，如上海的于右任等，而南社中人如劉三季平、柳棄疾亞子、葉楚儉小鳳，以及陳去病等都是他的密友，而劉三與柳亞子往來似更密

切，他多次到吳江縣的盛澤鎮，那是柳亞子的家所在。他和劉三的詩，集中佔着最多的數量，幾乎在什麼地方都會想到劉三，如在東京時，有句云：

「九年面壁成空想，萬里歸來一病身；淚眼更誰愁似我，親前猶自憶詞人。」

題云憶劉三天梅（姓高，亦南社鉅子之一），自註云：「東來與慈親相會，忽感劉三天梅，去我萬里，不知涕泗之橫流也」。又有懷的二首之一云：

「生天成佛我何能，幽夢無憑恨不勝；多謝劉三問消息，尚留微命作詩僧。」  
又有句云：

「劉三舊是多情種，浪跡煙霞又一年；近日詩腸饒幾許，可能伴我聽啼鴉！」

甚至他在落花堆上打坐也想到劉三，期望他伴同打坐，其句云：「落花深尺許，不用帶蒲團。」其交誼之深，由此可見。

其吳門依易生韻，都達十一首。易生何人？不詳，當是曼殊的詩友之一，其中數首頗堪回味，特錄如下：

「江南花草盡愁根，惹得吳娃笑語頻；獨有傷心驢背客，暮烟疏雨過閭門。」  
「姑蘇台畔夕陽斜，寶馬金鞍翡翠車；一自美人和淚去，河山終古是天涯。」  
「萬戶千門畫劫灰，吳姬含笑踏青來；今日已無天下色，莫牽鹿鹿上蘇台。」

「白水青山未盡思，人間天上兩霏微；輕風細雨紅泥寺，不見僧歸見燕歸。」

有人說曼殊之詩多纏綿哀怨之作，有損人志氣之可能。他自寫心中哀怨，卽景生情，輕靈飄逸，無烟火氣，自屬詩中之上選。但其家國的淪亡之痛，時亦寓於詩篇中，如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云：「蹈海魯連不帝秦，茫茫烟水着浮生，國民孤憤英雄淚，洒上生綃贈故人。」又過戶平延平誕生處，有句云：「行人遙指鄭公石，沙白松青夕照邊；極目神州餘子盡，袈裟和淚伏碑前。」是何等的家國淪亡之痛，而有發人深省處。

總之，曼殊身世淒涼，遭遇之慘，有人所難於想像者，其所感所懷，自亦與人不同。在其「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先」一題云：「契闊死生君莫問，行雲流水一孤僧；無端狂笑無端哭，總有歡腸已如冰」。此處所謂仲先，當指陳獨秀仲甫；此詩道盡了曼殊內心的痛苦之深。

## 蕭洒淡遠的天才畫

繪畫是曼殊的絕活之一。但是在東京習畫，可能習的西洋畫，而且在曼殊有關的各種記載中，也沒有他繼續學畫的事實。所以他的畫，完全天才畫，但是自具工力，而爲人所喜愛，得之者什襲珍藏，愛惜備至，其輾轉求畫者，曼殊皆漫允之而已。這是因爲他的作畫，完全是興之所至，情之所趨。不管什麼紙，什麼顏色，只要他高興，便可以作畫，初無畫家講求紙、筆、墨、色的習慣，如某君持扇，扇面空白，曼

殊一時興起，卽以胭脂爲其題畫扇面，而賦句云：「爲君卷作傷心畫，妙跡何勞刮火灰；今日圖成渾不似，胭脂和淚落紛紛。」他的名士氣氛，由此可見一般。

在曼殊集中，他所畫的都是出於自己的意志，而並不是受人之託而畫者，有時候他畫與正發而適有求之者，則亦有緣。如東京奉母家居，適讀譚嗣同潼關詩，有作畫意，其姊榎本榮子索畫，則以此意畫而贈之。潼關詩見前引，此不再錄。

曼殊在明德中學，作俗裝，稱蘇玄瑛，終日閉門不出，時在作畫，同事諸君子殆不知其爲僧，且不知其爲能詩能畫之文藝家。一日，忽易僧裝，杖策而去，卽不復返。曾至衡山，宿雨華庵，老僧索畫，曼殊忽然想起天然和尚的詩：「悵望湖州未敢歸，故園楊柳欲依依。忍看國破先離俗，但道親存便返扉；萬里飄蓬雙布履，十年回首一僧衣；悲歡話盡寒山在，殘雪孤峯望曉暉。」曼殊卽以此意作畫以贈之，此蓋所謂有緣也。

曼殊至暹羅曼谷，有西村澄者，以所作耶馬溪夕照圖向曼殊請教，並索畫。曼殊評之曰：「西村傑作，有唐人之致，去其纖；有北宋之雄，去其獷，遂縱筆作此答之。」由此，可知曼殊不僅是畫家，而且對畫史有豐富之知識，同時是一個畫評家。

對熟知的朋友，曼殊有時應其請而作畫，有時自行作畫以贈之。如曼谷將至錫蘭時，他特應他的親愛至友佩珊之請而作畫。這位佩珊當是他在曼谷所結交的女士，畫跋中有「與余最親愛者」之語。適劉三寄

詩遙贈，詩云：「早歲耽禪見性真，江山故宅獨愴神；担經忽作圖南計，白馬投荒第二人。」曼殊即以詩意作畫贈之。藝術家的技術，到了很高的境界，只要有一點啓示，便可作成有意義的作品。由上述諸例觀之，可知曼殊對畫事的造詣之深。

劉三與曼殊交誼至深，行踪也時常不離左右，故作畫以贈劉三者甚多。如乙巳年與劉三遊南京，至鷄鳴寺，百感交集，畫示劉三，此其一。如夜宿韜光閣聞鶯聲，題詩一絕寄劉三，此即前所述「劉三舊是多情種」之詩也，並繫以畫，此其二。如「劉三工詩善飲，余東居，畫文姬圖寄之」，此其三。此外，粵人蔡哲夫夫婦與曼殊交往亦密，得其贈畫亦多，裝成冊頁，藏於寒瓊樓。二十五年于右任爲促進黨內團結至粵，哲夫宴之，特出此冊，請于先生題字，珍惜之情，可見一般。

曼殊好作江干蕭寺圖，曾畫三次。第一次是畫來送給印度波羅罕居士的。居士在華，與曼殊往來甚洽，故畫此圖以贈之；但尙未寄出，爲上海周柏年所見而愛之，遂以轉贈，後來另作一幅以寄贈，自謂「鉢羅罕居士西歸焚土，余常作江干蕭寺圖贈別，距今半載，剎那間耳，扶病作此，以寄知音。」後來又畫一幅叫做「崖山奇石壁圖」的，實亦江干蕭寺圖之意境。章太炎在這幅畫上，題以元人陳元孝的詩：

「山木蕭蕭風更吹，兩崖雲雨至今悲！一聲杜宇啼荒殿，十載愁人拜古祠；海水有門分上下，江山無地限華夷！停舟我亦艱難日，愧向蒼苔讀舊碑。」

曼殊屢作此圖，一般人但欣賞其藝術，而不知其寓有家國淪亡之痛的愛國情操，經章氏題此一詩，此

意始爲人所知。崖山卽宋陸秀夫負幼帝昺自此投海自盡，宋室遂亡。其地有廟有碑，曼殊在此駐錫甚久，故印象深刻，內心沉痛，故屢作此圖以寓意。曼殊作畫，常寓類此深意，惜世人能解者不多耳。

曼殊名士氣極重，但對友則不負信義。他在南京陸軍小學任教時，與趙聲百先交誼最深，曾允贈畫一幅，但在黃花崗之役，百先愛病而卒，曼殊爲踐諾言，仍作一畫，曾記其與百先交遊云：「趙百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，百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，始與相識，余嘆爲將才也。每次過從，必命兵士攜壺購板鴨黃酒。百先豪於飲，余亦雄於食。既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，或相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，至樂也。別後作畫，倩劉三爲題定庵絕句贈之曰：絕域從軍計惘然，東南幽恨滿詞箋；一簫一劍平生意，負盡狂名十五年。」按此畫成後，未達於百先，後焚於墓前，以償夙諾，曼殊誠信人也。他曾和友人有約，相偕歸隱，並允作圖；但當他自南洋返國時，友人已卒，不但未能偕隱，並且連作圖相贈，都無法實踐，內心悲痛之深，不可以言語形容。

曼殊讀陸放翁詩：「衣上征塵雜酒痕，遠遊無處不銷魂；此身合是詩人未？細雨騎驢入劍門！」時曼殊正寓一山寺中，卽以其意，作成劍門圖，懸於壁間，翌日卽被一香客竊去，曼殊所作之畫，令人喜愛，此香客亦誠雅賊哉！

柳亞子的燕子龕遺詩序，述其軼事及評其畫，有云：

「……余初識曼殊，以儀徵劉師培君爲介，顧君棲窮島，余蟄荒江，未獲數相見也。武昌樹幟，余

在讀讀，值先烈陳英士先生異軍突起，君自南土來書，謂「逕者振大漢之天聲，想諸公都在劍影刀光中，抵掌而談，不慧遠適異國，惟有神馳左右耳。」又曰：「壯士橫刀看草檄，美人挾瑟請題詩，遙知亞子此時樂也。」蓋與會颺舉，不可一世矣。和議既成，莽操戶位，黨人無以發噓，則麀集海上，日夕歌飲北里；君亦翩然來，遊戲宛洛，經過李趙，吾二人未常不相與偕也。……君工愁善病，願健飲啖，日食摩爾登糖三袋，謂是茶花女酷嗜之物，余常以芋頭餅餉之，一夕俱盡，明日腹痛勿能起。又嗜呂宋雪茄烟，但囊中金盡，無所得資，則碎所飾義齒金質者，持以易烟。其他行事類此，人目爲癡。然談言微中，君實不癡也。嘗共余月旦同時流輩，余意多可稍否，君謂「亞子太丘道廣，將謂舉世盡賢者？」余曰：「和尙將謂舉世盡不肖耶？」相與撫掌而罷。……君好爲小詩，多綺語，有如昔人所謂「却扇一顧傾城無色」者。又善畫，蕭疏淡遠，似不食人間烟火物。往還書問，好以粉紅箋作蠅頭細楷，造語亦絕後，恆爲悲感及多情之談，蓋蘇長公滿肚皮不合時宜，藉此發洩耳。……」

從柳亞子的這篇序文中，可知他們兩人的交誼之深，故柳某知曼殊之軼事甚多。錄此一文，既可明知曼殊適性而行的許多事例，又可以看到時人對曼殊的詩與畫之觀感。「蕭疏淡遠，似不食人間煙火」，其意境之高，可以想見。

曼殊的畫，劉師培之妻何震，曾集爲畫譜，而由曼殊爲之序。他除扼要敘述中國畫史上的諸名家之特色外，對那時的人，「多忽略於形像，故畫馬而不解爲何物，或專事臨摹，苟且自安，而詭詭自矜者有焉

。他對於這些自鳴爲畫家的人，似乎表示非常的不滿。特別引用明李流芳的一段話：「余畫無師承，又不喜觀摩古人，雖或仿之，然求其似，了不可得。」於是曼殊發表他自己的意見說：「夫學古人者，固非求其似之謂也。子久、仲圭學董、巨，元鎮學荆關，彥敬學二米，亦成其爲元鎮子久、仲圭、彥敬而已，何必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！」這是說，學畫可以摹擬，但不可無創造；有創造能力者，無所師承，亦能成家，如李流芳。曼殊的畫，正是無所師承的一派，我們可以稱之爲創造派或師法自然派。他說：「衲三至扶桑，一省慈母，山河秀麗，寂相盈眸。爾時何震搜衲畫，將付梨棗。顧衲經鉢飄零，塵勞行脚，所納十不一存。」從這幾句話中，我們可以理解曼殊的畫，實師法自然，而所畫隨手散去，故手頭存畫不多。但留落人間者，爲量較畫譜所集不知多出若干倍，惟不易收集耳。

### 身後埋首在西湖

曼殊既卒，友人擬爲之搜集遺著刊印全集者頗多，如葉楚傖、劉季平等，都有此願，但皆以事未果。書商集部分的曼殊詩、文、小說以行世者，皆非全貌。如王德鐘所輯之燕子龕遺詩以及在台流行之蘇曼大師集，都只收部分的著作。北伐完成以後，始由柳亞子之子柳無忌，廣行搜羅，成曼殊大師全集，最稱完備。但不知此間藏有此書者否？曼殊初卒時，滇中某貴人願以千金，爲曼殊刊印全部詩、文、詩、畫與小說，初無成就，不知道柳無忌能成此巨構，與此項經費有無關連？柳集的缺點，則在所收之畫不多，當



時已成廣陵散，什襲珍藏者豈肯輕易以其真跡示人？若在照相發達的今天，那就不成問題。作者虔誠期望反攻大陸完成後，我們能够搜集更多曼殊的畫和柳無忌尙未搜集到的詩文小說，出一本最完備的曼殊全集。

曼殊生前最歡喜流連的地方，是杭州西湖。他先後遊西湖者不下十餘次，留居時間數日至數月不等。

朋友們知道他喜愛西湖，故大家同意決定其埋首之所爲西湖的孤山。那是位於林和靖放鶴亭西側的孤山北岸，面裏西湖，對寶石山，負聖因寺（爲乾隆下江南時的建築物，後改爲中央公園），與蘇小小墓和秋瑾墓相去均不遠，名士美人，常伴此身世淒涼而堅決地以情求道的革命詩僧，朋友們爲他身後事的設計，可謂周到之至。曼殊天上其有知，當可含笑瞑目了。

作者舊讀曼殊的詩、文、小說，斷鴻零鴻，未能竟事，但對其情性之辨的精確與堅定，則非常的佩服，對其身世，則寄以無限的同情。

民國十九年作者在國立中央大學畢業旅行，特別在孤山之陰，尋求其墓園。墓側有路，故能在蔓草中發現其穹形的水泥墓。後來執教西子湖畔，先後達七年之久，如無他事，則必於清明節攜鮮花一束，致祭於曼殊墓前。所謂他事，在清明附近，則爲常有之事，如友人來杭之作義務嚮導，團體來遊之接洽住處與導遊，童子軍春季露營之營地接洽等，都是我應該做的事。除了這些須在清明日要辦之外，必向曼殊墓致祭，以示追思。而今之爲此一文，亦盼社會人士對此革命奇僧有所同情與追憶，亦以知推翻滿清之革命運

人物春秋

動中，僧界亦不後於人，曼殊與宗仰其著者也。

五八

六十六年五月於台北

